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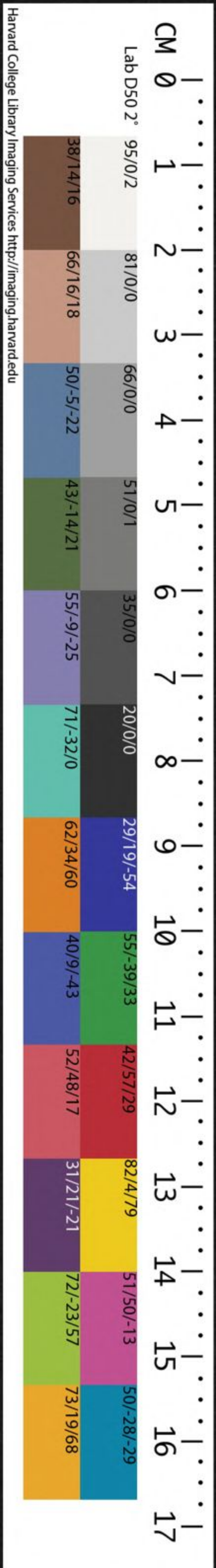
57

T2512/2543 B

通鑑綱目

五十六

五十六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五十六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圖書館珍藏印



起丁亥考異提要起丁亥下有後唐明宗天成一

年晉高祖石敬瑭天福元年凡十年

後唐天成二年吳乾貞元年是歲後唐漢吳闢凡四國吳越荆南湖南凡三鎮春正月唐

主更名宣

初唐主詔朕二名不連稱者勿避至是乃改名

唐以馮道崔協同平晉事

安重誨以孔循少侍宮禁謂其誦練故事知朝士而行能多聽其言時議置相循已薦鄭珏又薦崔協而任圜欲用李琪珏素惡琪故循力沮之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學但不廉耳宰相但得端重有器

度者足以儀刑多士矣他日議於唐主前園曰重  
 誨未悉朝中人物為人所賣協雖名家識字甚少  
 臣既以不學丞相位奈何更益以協為天下笑乎  
 唐主曰宰相重任卿輩審之吾在河東時見馮書  
 記多才博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既退循不揖拂  
 衣去因稱疾不朝者數日重詢謂園曰今方乏人  
 協且備員可乎園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崔協是猶  
 魚蘇合之凡取蛭蛻之轉也循與重誨曰短琪而  
 譽協竟以道集覽重任案漢霍光傳光任太  
 協同平章事集覽重任音壬棄蘇合之九取蛭蛻之  
 轉言不能考慎其相也西域有大秦國國人合會  
 諸香煎其汁名曰蘇合本草蘇合香味甘溫無毒  
 主辟惡殺鬼精物溫瘧蟲毒癩瘡去三蟲蛭蛻黑  
 甲蟲一名蛭蛻崔豹古今注一名弄丸能以土包  
 糞轉成丸後如尸解而去正誤重任今按任去聲  
 莊子注以蛭蛻而笑蘇合集覽唐百官志大理寺  
 掌折獄詳刑凡繫囚五

### 唐初令長吏每旬慮囚

集覽

慮囚

唐百官志大理寺掌折獄詳刑凡繫囚五

日一慮察漢書雋不疑行縣錄囚徒師古曰謂省錄  
 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不也今云慮囚本錄聲之去  
 者耳近俗不曉遂訛其文  
 為思慮之慮失其源矣

### 唐孟知祥殺李嚴

知祥遇李嚴甚厚一日謂曰公前奉使王衍歸而  
 請貸伐蜀莊宗用公言遂致兩國俱亡今公復來  
 蜀人懼矣且天下皆廢監軍公獨來監吾軍何也  
 嚴惶怖求哀知祥曰衆怒不可遏也揖下斬之因  
 誣奏嚴詐宣口敕云代  
 臣赴闕臣輒已誅之

發明

嚴之行也其毋謂其前啓滅蜀之禍再往  
 必死既而果然夫以嚴之樂禍而又自請

監西蜀軍其死宜矣此綱目所以削去其  
 官然而不書誅者不予知祥之專殺也

### 唐主以其子從厚為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

考異

長據

興元年書唐立子從厚為秦王則此主其二字羨

從厚從榮之弟也從榮聞之不悅

二月唐以石敬瑭為六軍諸衛副使

**考證**唐以石敬瑭為主以壻石敬瑭按五代史石敬瑭本西夷曩揆鷄之子諱明宗帳一號左射軍嘗脫明宗於危尚永寧公主拜官之初當書壻於其姓名之上凡例所謂親戚貴重者書其屬是也

唐郭從謙伏誅夷其族

唐以郭從謙為景州刺史既至遣使族誅之胡氏曰後唐之亡者三劉后及宦官明宗既誅之矣獨伶人景進之徒不聞彼刑從謙又負叛弒之罪乃不及時致討至于十月之久誘以寵命然後族之得非畏其衆乎夫乘初至之威治叛弒之賊其勢甚易速則人心悅而大義立緩則觀望怠而綱紀

縱此舉事者所以貴於及時也

高季興襲取夔州唐遣兵討之

**考證**

當加唐字於夔州之上

初高季興請夔忠萬州為屬郡唐主許之又請自除刺史不許季興輒遣兵突入夔州據之又襲涪州不克魏王繼岌遣押牙韓世等部送蜀珍貨四十萬浮江而下季興殺而掠之朝廷詰之對曰欲知覆溺之故宜自按問水神帝怒削奪季興官爵以劉訓為南面招討使將步騎討之董璋克東南而招討使將蜀兵下峽仍會湖南軍三面進攻

三月初置監牧

唐鄴都軍亂討平之

初莊宗之克梁也以魏州牙兵之力及其亡也皇甫暉張破敗之亂亦由之趙在禮之徒滑州不之

官亦實為其下所制在禮自謀將禍陰求移鎮帝  
乃為之除皇甫暉陳州趙進貝州刺史徒在禮為  
橫海節度使以皇子從榮鎮都命范廷光將兵  
送之且制置鄴都軍事少出奉鄭等九指揮三千  
五百人使軍校龍脛部之戊盧臺軍不給糧仗但  
繫幟於長竿以別隊伍由是皆俛首而去中途聞  
孟知祥殺李嚴軍中籍籍已有訛言既至會朝廷  
擢烏震為副招討使代方知溫知溫怨震誘龍脛  
所部兵殺之其衆諱於營外馬軍指揮使安審通  
脫身濟河按甲不動知溫恐事不濟亦走度河與  
審通合謀擊亂兵亂兵遂南列炬宵行疲於荒澤  
詰朝騎兵四合擊之亂兵始盡得免者什無一二  
四月救盧臺亂兵在營家屬並全門處斬鄴都闔  
九指揮之門驅二千五百家凡萬餘人悉斬之永  
濟渠為之變亦朝廷雖加侍中質實志本幽州之地  
溫首亂欲安反側詔加契丹置寧州周克復之置  
唐初所置五代時陷入乾寧軍後改為清州元改  
求安縣屬滄州宋初置

馬清寧府 本朝降為清縣屬河間府故  
城在青縣衛河西岸周迴三里臺址猶存

### 夏四月唐以趙季良為西川副使

季良與孟知祥有舊知祥奏留之朝廷  
不得已從之季吳歸蜀知祥以為推官

### 五月唐以王延鈞為威武節度使

**質實**

威武軍按一  
統志唐末所

置治長樂縣五代時上審知據此陞長樂府尋改為  
彰武軍宋初復改為威武軍建炎中陞福州府元改  
為福州路 本朝改  
為福州府屬福建道

### 唐立討荆南不克引還

江陵甲濕復值久雨糧道不繼將士疾疫唐主遣  
孔循往視之循至時之小克說之不下又賜湖南  
行營夏衣萬襲楚王殷鞍馬士帶督饋糧  
於行營亦不能得乃詔劉訓等引兵還

### 荆南自附於吳吳人不受

楚王殷遣使入貢唐主賜之駿馬十美女二過江陵高季興執而奪之自附於吳徐溫曰為國者當務實效而去唐名洛陽去江陵不遠唐人步騎之甚易我以冊師泝流救之甚難夫臣人而弗能救使之危亡能無愧乎乃受其貢物辭其稱臣胡氏曰徐溫辭高氏稱臣是也而受其貢物非也一事而兩處半義而半利益見可欲不能過也高氏輕吳之心自此生矣

**集覽**

楚王殷

**書法**

書醜高氏也舍大臣小舍近臣遠可謂不智矣書曰自附不受深醜之

### 唐任圜罷

任圜性剛急勇於敢為權倖多疾之舊制館券出於戶部安重誦請從內出與圜爭於唐主前聲色

### 唐以馬殷為楚國王

殷始建國立宮殿直百官以姚彥章許德勳為丞相

供厲唐主退朝宮人曰妾在長安宮中未嘗見宰相樞密奏事敢如是者蓋輕大家耳唐主不悅卒從重誦議圜囚

**集覽**

館券券契也館穀所用飲食文書

### 唐蜀兵敗荆南軍取夔忠萬州

**書法**

書唐兵可矣必書蜀何上流也攻取有勢綱目同志之故司馬錯伐楚取黔中書因

蜀報三十五唐敗荆南取夔忠萬書蜀兵皆上流也

### 秋七月唐殺豆盧革韋說

坐前以三州與高季興也

唐流段凝温韜於邊郡○八月朔日食

契丹與唐修好

**書法**

綱目書與和親六及和親一與盟一皆以也繼夷主好諸夏之衰甚矣此其主契丹何著強

冬十月唐主如汴州宣武節度使朱守殷反唐主遣

兵討之遂遣使殺任圜守殷自殺

唐主如汴州至滎陽民間訛言帝欲制置東方諸侯宣武節度使朱守殷疑懼判官孫晟勸守殷反守殷遂東城拒守唐主遣范延光往諭之延光曰不早擊之則汴城堅矣願得五百騎與俱從之延光暮發未明行二百里抵大梁城下與汴人戰營使石敬瑭將親軍倍道繼之或謂安重誨曰

職在外之人乘賊未破或能為患不如除之重誨奏遣使賜任圜死趙鳳哭謂重誨曰任圜義士安肯為逆公濫刑如此何以贊國使至圜聚放酬飲然後死神情不抗唐主至大梁守殷自殺乘城者望見乘輿相帥開門降孫晟奔吳徐知誥客之

**書法**

遂者何處辭也明宗既立張憲豆盧革說書法不隱矣是過也重誨實為之

唐免三司逋負二百萬緡

胡氏曰明宗不事華侈故除省耗絕進奉今人獨逋負近二百萬緡一人寡欲受賜者不知其幾何

矣人

**發明**

獨免逋負此儉德之效也然逋在二司取何預焉雖不及民而三司將何所取必取

免於民矣故免三司所以  
免民也書以美之宜哉

### 吳丞相徐溫卒

初溫子行軍司馬知詢以其兄知誥非徐氏子數  
請代之執美政溫曰汝不如也嚴可求及副使徐  
玠屢勸溫以知誥孝謹不忍可求等言之不已  
溫欲帥諸藩鎮入朝勸吳王稱帝將行有疾乃遣  
知詢奏表勸進因留代知誥執政未果溫卒  
知詢亟歸金陵吳王贈溫齊王謚曰忠武

### 唐以石敬瑭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十一月吳王

### 楊溥稱帝

### 十二月孟知祥修成都城

**書法**

不書唐外知祥也前書增營兵繼書殺李  
嚴於是復書修成都城而逆節益著矣以

為是一敵國  
也故不書唐

### 唐以周玄豹為光祿卿致仕

初晉陽相者周玄豹嘗言唐主貴不可言唐主欲  
召詣闕趙鳳曰玄豹言已驗矣無所復詢若置之  
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湊其門爭問吉凶自  
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  
乃就除光祿卿致  
仕厚賜金帛而已

**書法**

趙鳳於是可謂善悟主矣明宗  
於是可謂能聽言矣書交美之

**發明**

相者言人禍福莫難於驗既驗則其術精  
矣此夫人所必問也然趙鳳之言其破其

綱的明宗又能從之故  
網日特書以著其美

### 唐主立親廟於應州舊宅

**贊**

應州一統志云唐之  
所置治金城縣以龍



首鳴門二山南北相應故名五代時唐置彰國軍節度遼金仍舊元仍為應州本朝因之以金城縣省

入改屬大同府

中書舍人馬綽請用漢光武故事別立親廟中書門下奏請稱皇不稱帝唐主欲兼稱之羣臣乃引德明玄元興聖皇帝例請立廟京師唐主令立於應州舊宅自高祖以下皆追謚

有年

是歲薪代緣邊粟斗不過十錢

**書法**

梁大有年書梁此其不書唐何天下之辭也自開元十二年書大有年及是二百餘載而復以有年書明宗仁厚之感所及庶矣大書嘉之終綱曰書大有年四有年

**發明**

謂有年之書未易得也而明宗兩見于策孰謂五季而能有此得非存心仁厚戰兵保

子戊

後唐天成二年漢大有春二月朔日食元年是歲凡四國三鎮

吳遣使如唐不受

吳使者至安重誨以為楊溥敢與朝廷抗禮遣使窺覘規拒而不受自是遂與吳絕

二月唐以孔循為東都留守王建立同平章事

樞密使孔循性狡佞安重誨親信之唐主欲為皇子娶重誨女循謂曰公職居近密不宜復與皇子為昏重誨辭之久之循陰遣人結王德妃求納其女唐主許之重誨大怒出循東都重誨性彊悞惡成德節度使王建立奏其有異志建立入朝因言重誨與宣徽使張延朗結昏相表裏弄威福唐主怒謂重誨曰今與卿一鎮以王建立代卿廷朗亦除外官宣徽使朱弘昭曰陛下平日待重誨如左

右手奈何以小忿棄之帝乎召重誨慰撫之會  
鄭珣請致仕以建立為僕射平章事判三司

### 楚人擊荆南敗之

楚王殷遣六軍使表詮副使王環監軍馬希瞻將  
水軍擊荆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希瞻夜匿戰艦  
數十於港中詰旦合戰出戰艦橫擊之季興大敗  
進逼江陵季興請和乃還殷讓環不遂取荆南環  
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之  
以為古并敵嚴浼環每戰身先士卒與衆同甘苦  
嘗置鍼藥於座右戰罷索傷者於帳前自傅治之  
士卒隸環麾下者相賀曰吾屬得死所矣故所向  
有功

### 楚人擊漢封州大敗

楚以水軍擊漢圍封州漢主命街使蘇章救之至  
賀江沈鐵紉於兩岸作巨輪挽紉築長堤以隱之  
伏壯士於堤中自以輕舟逆戰陽不利楚人逐之  
入堤中挽輪舉紉楚艦不能進退以彊弩夾水射  
之楚兵大敗遁去

### 夏四月唐以從榮為北都留守

以從榮為北都留守馮贇為副留守馮思權為步  
軍都指揮使以佐之唐主謂重誨曰從榮左右有  
矯言朕旨令勿接儒生恐漸人志氣者朕以從榮  
年少臨大藩故擇名儒使輔導之今姦人所言乃  
如此欲斬之重誨請嚴戒而已

### 吳攻楚岳州大敗

吳雄武軍使苗瑋統軍王彥章將水軍攻楚岳州  
楚王殷遣許德勳將戰艦千艘禦之德勳曰吳人

掩吾不備見大軍必懼而走乃前軍與于胡使王  
環夜帥戰艦二百屯揚林浦絕吳歸路進明吳人  
進軍江口德勳命虞候詹信以輕舟二百出吳軍  
後德勳以大軍當其前夾擊之虜璘又彥章以歸

### 唐王都反奚契丹助之唐遣招討使王安球等將兵

#### 討破之

義武節度使王都在鎮十餘年自除刺史祖賦皆  
贍本軍及安重誨用事稍以法制裁之唐主亦以  
都纂父位惡之時契丹用數犯塞朝廷多屯兵於幽  
易間都陰為之備浸成猜阻腹心和昭訓勸都為  
自全之計都少遣人說北面副招討使王晏球以  
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帳下使圖之不克晏球以  
都反狀聞詔削奪官爵以晏球為招討使發諸道  
兵會討定州晏球拔其此關城都以重賂求故  
於奚酋禿飯五月禿飯以萬騎突入定州晏球退  
休曲陽都與禿飯就攻之晏球與戰破之因進攻

之得其西關城以為行府使三州民輸稅供軍食  
而守之契丹亦發兵救定州與土都夜襲新樂破  
之殺趙州刺史朱建豐晏球至曲陽王都悉眾與  
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邀戰晏球集諸將校令之  
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擒也今日乃諸軍報國之  
時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回觀者斬於是騎兵先  
進奮槁揮劍直衝其陳大破之僵尸蔽野契丹死  
者過半餘眾北走都與禿飯得數騎僅免盧龍節  
度使趙德鈞邀擊契丹北走者殆無遺晏球知  
定州有備未易急攻朱弘昭張處釗宣言大將畏  
法有詔促令攻城晏球不得  
**集覽** 本軍本或作體  
已攻之殺傷將士三千八百  
**質實** 義武軍節度按一統志  
不持重也牽正反  
宋初改為定武軍尋陞為中山府金初改為定州  
後復為中山府兀因之本朝改為定州以安喜  
縣省入屬真定府曲陽北齊之縣名屬中山郡隋  
改為恒陽縣屬定州唐復為曲陽縣宋屬中山府

金因之元初改為恒州尋復為曲陽縣

隸保定路本朝因之改屬真定府

王都網日討逆之法嚴矣

### 吳遣使如楚

吳求和於楚請苗璘王彥章楚王殷歸之許德勳  
餞之謂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猶在願吳朝勿以  
措懷必俟眾駒爭阜棧然後可圖也時殷多內寵  
嫡庶無別諸子驕奢故德勳語及之胡氏曰異哉  
德勳之為人苟忠於楚則不當為他人畫計苟不  
願為之片則當去相位而不居今無忠規力諫而  
以禍亂之萌泄諸敵國

**集覽**

必俟眾駒爭阜棧須俟馬股諸子目相

### 秋七月唐收麴稅

東都民有犯私麴者留守孔循族之或  
謂聽民造麴而於秋稅畝收五錢從之

### 契丹救定州王安球擊走之擒其將楊隱

契丹復遣其酋長楊隱救定州安球逆戰破之追  
至易州俘斬溺死者不可勝數趙德鈞遣牙將武  
從諫邀擊之擒楊隱等數百人餘眾散投村落村  
人以白挺擊之其得脫者不過數十人自是契丹  
沮氣不敢輕犯塞德鈞獻俘諸將皆請誅之唐主  
曰此書皆虜中驍將殺之則虜絕望不若宥之以  
紓邊患乃赦楊隱等五十人餘六百人悉斬之

**書法**

擒楊隱者趙德鈞才將也歸功安球何曼

明矣

八月唐以王延鈞為閩王

延鈞度僧二萬人由是閩中多僧

契丹遣使如唐

九月唐溫韜段凝伏誅

唐主以韜發諸陵疑反覆敕所誅死

**書法**

溫韜段凝為姦逆於先代者也此唐也書伏誅何書伏誅以見姦逆之罪雖易世不可遣也綱目之懲惡嚴矣

冬十一月唐立哀帝廟於晉州

十二月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卒

凡已

唐天咸四年 吳大和 春二月唐王晏球克定州王

都伏誅獲禿餒送大梁斬之

吳立其子從誨代之

定州守備固伺察嚴諸將屢有謀翻城應官軍者皆不果唐主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謂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唐主從之王都禿餒欲突圍走不得出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焚擒禿餒送大梁斬之晏球在定州城下日以私財饗士自始攻至克城未嘗戮一卒三月入朝唐主美其功晏球謝久煩饋運而已胡氏曰王晏球非知兵術者然取定州之功不特於五代時為冠蓋深合古人用兵之意夫以周公討三監宜若振槁然三年始得其罪

人恐以速故傷百姓也罪人得則已矣後世為一夫肯致至於殺人盈野或舉城而屠之或連數千萬人而既之不仁孰甚焉晏球生於衰亂之時乃能不急近功不糜士卒力戰以絕契丹之援堅圍以蹙王都之勢不及一年都族自焚而定州下矣可不謂之善用兵乎

**發明**

王都篡父反若而奚契丹皆舉兵助之夷狄本無是意然天道不容故惕隱禽於前充餽斬於後而都亦不免誅夷綱目正名定罪一書冊書皆所以為賊亂之戒也

### 三月唐主殺其子從璨

從璨性剛安重誨用事從璨不為之屈帝東巡從璨與客宴於會節園酒酣戲登御榻重誨奏請誅之

**發明**

有子不教而使之驕縱則其責在上而不任下况戲登御榻即殺之死也時諸子相

繼屠滅兆於此矣故書唐主殺其子以惡之

### 楚王殷以其子希聲知政事總諸軍

自是國政先歷希聲乃達於殷

### 夏四月唐禁鐵錫錢

時湖南全用錫錢銅錢十直錫錢百流入中國去不能禁

### 唐置緣邊市馬場

光是党項皆詣關以貢馬為名國家約其直酬之加以館穀賜與歲費五十餘萬緡至是始於緣邊置場市馬不令詣關

### 唐以從榮為河南尹從厚為北都留守

**考異**

從上並

考證

當作唐以于從榮為北  
都留守從厚為河南尹  
北都留守從榮年少驕狠不親政務唐主遣左右  
北諷導之其人謂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禮端  
土有老成之風相公為長宜自策勵勿令聲問出  
河南之下從榮不悅退告楊思權曰我其廢乎思  
權因勸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為自固之備其  
人懼以告馮贇贇密奏之唐主召思權詰問亦弗  
之罪及贇入為宣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而輕  
易宜選重德輔之史館修撰張昭遠亦言竊見先  
朝皇弟皇子皆喜能優入則飾姬妾出則誇僕馬  
習尚如此何道能賢諸皇子宜精擇師傳令皇子  
屈身師事之講禮義之經論安危之理古者人君  
即位則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  
卜嗣建儲臣木敢輕議王於恩澤賜與之間昏媾  
省侍之際嫡庶長幼宜有所分示以等威絕其僥  
冀唐主賞歎其厚也前為河南尹故云

集覽

唐以趙鳳同平章事

唐主問鳳帝王賜人鐵券何也對曰與之立誓令  
其子孫長享爵祿耳唐主曰先朝受此賜者三人  
崇韜繼麟尋皆族滅朕得脫如宅釐耳因歎息  
久之鳳曰帝王心存大信固不必刻之金石也

五月唐遣使如兩川

唐主將祀南郊遣客首使李仁矩以詔諭兩川獻  
錢皆辭以軍用不足仁矩在藩鎮時客將也  
為安重誨所厚恃恩驕慢至梓州董璋置宴召之  
日中不往方擁妓酣飲璋怒從卒徒執兵入驛立  
仁矩於階下而詬之曰公但聞西川斬李客省謂  
我獨不能邪仁矩流涕拜請僅而得免未幾唐復  
遣通事舍人李彥珣請東川入覲  
質實梓州按一  
失小禮璋拘其從者彥珣奔還  
所罷治鄆縣唐初改為武德軍宋初改為安靜軍節度  
所五代時蜀改為武德軍宋初改為安靜軍節度

降為潼川府元改為潼川路本朝

**書法**使書如敵辭也兩川唐鎮則其書如何故

於是特書如

**發明**蜀本唐境而書遣使如兩川若敵國然者

端已兆於此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 六月唐罷鄴都

### 秋七月唐以高從誨為荆南節度使

高季興之叛唐也其子從誨切諫不聽既襲位謂僚佐曰唐近而吳遠捨近臣遠非計也乃囚楚王殷以謝罪於唐求復修職貢故有是命

### 楚馬希聲殺判官高郁

初楚王殷用都軍判官高郁為謀主國以富彊鄰國皆疾之莊宗入洛殷遣其子希範入貢莊宗愛其警敏曰比聞馬氏當為高郁所奪今有子如此郁步能得之高季興亦屢以流言間郁於殷殷不聽乃遣使遺希聲書盛稱郁功名願為兄弟司馬揚昭遂希聲之妻族也謀代郁任日譜之於希聲希聲屢言於殷請誅之殷曰成吾功業皆郁力也汝勿為此言希聲固請罷其兵柄乃左遷郁行軍司馬郁謂所親曰亟營西山吾將歸老猶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益怒矯以殷命殺郁誣以謀叛并誅其族黨至暮殷尚未知是日大霧殷謂左右曰吾昔從孫儒度淮每殺不辜多致茲異馬表院豈有冤死者乎明日吏以郁死告殷附膺大慟曰吾老耄政非已出使我勳舊橫罹冤酷既而顧左右曰吾亦何

#### 集覽

喻希聲咋人咋音責齧也



# 有年

唐主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曰方無事道曰臣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為天下者亦猶是也唐主深以為然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為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下瘡剗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唐主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之

**書法** 明宗於是再書有年矣仁厚之感也綱目則皆明宗也舍是無書者矣

# 唐削錢鏐官爵

吳越王鏐嘗遣安重誨書辭禮甚渥唐遣供奉官烏昭遇韓攻使吳越選攻奏昭遇見鏐稱臣拜舞重誨奏賜昭遇死制鏐以太師致仕自餘官爵皆削之凡吳越進奏官使者綱吏令所在繫治之鏐令于傳瓘等上

**集覽** 鏐力也反攻莫杯反

**書法** 方鎮削官爵必書故如李克用先書授册州王行瑜先書犯關之類不書故削無罪也於足重誨之專甚矣故以太師致仕不書書削官爵病唐也

# 冬十月唐以康福為朔方節度使

前磁州刺史康福善胡語唐主退朝多召入便殿訪以時事福以胡語對安重誨惡之常戒之曰汝但妄奏事會當斬汝福懼求外補重誨以靈州深入胡境為帥者多遇害以福為朔方河西節度使福見唐主泣辭唐主命更他鎮重誨不可唐主下得已遣將軍衛審峰等將兵萬人衛送之福行至

方渠羌胡出兵邀福福擊走之至青銅峽遇上蕃  
野利大蟲二族數千帳福遣審洽掩擊大破之殺  
獲殆盡由是威聲大振遂進至靈州自是朔方始受代  
按一統志漢之縣名屬北地郡東漢因之後魏廢  
為鎮屬靈州後周屬會州唐復置五代晉省入通  
遠縣宋改為砦故城在慶陽府環縣南七十里青  
銅峽在寧夏衛城西南一百四十里兩山相夾黃  
河經其中一名峽山  
上有古塔一百八座

### 吳加徐知誥兼中書令

吳諸道副都統徐知詢數與知誥爭權知誥患之  
內樞密使王令謀曰公輔政日久挾天子以令境  
內誰敢不從知詢年少恩信未洽於人無能為也  
知詢待諸弟薄諸弟皆怨之徐玠反持其短以附  
知誥知詢與客周廷望說知詢指寶貨結勳舊知  
詢從之廷望至江都因知誥親史周宗密輸款於

知誥亦以知誥陰謀告知詢宗謂廷望曰人言侍  
中有不臣七事宜亟入謝廷望還以告知詢十一  
月知誥入朝知誥留以為統軍遣徵金陵兵還江  
都知誥自是始專吳政知詢又以廷望所告誥知  
誥知誥曰以爾所為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之吳  
加知誥兼中書令知誥召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  
之曰願弟壽十歲知詢疑有毒引他器均之跪獻  
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變色左右莫知所為  
伶人申漸高徑前為誦語掠二  
酒合飲之攘鍾趨出腦潰而卒  
枚臯誼笑類俳倡合  
飲合音問併飲之也

### 唐以李仁矩為保寧節度使

唐割閬果二州以仁矩為節度使安重誨之謀也  
重誨又使綿州刺史武虔裕將兵赴治虔裕唐主  
故吏重誨之外兄也重誨使仁矩調董璋反狀仁  
矩增飾而奏之又使夏魯奇治遂州城隍繕甲兵

**集覽**

誼語誼音概  
譏戲也前漢

**集覽**

音途

**質實**

渠方

唐

長興元年 是

春二月唐董璋築寨劍門與孟知

盜兵戌之璋大懼時道路傳言又將割綿龍為節  
 鎮孟知祥亦懼璋素與知祥有隙未嘗通問至是  
 遣使詣成都請為其子娶知祥集覽赴治句絕赴  
 女知祥許之謀併力以拒朝廷集覽上綿州之治  
 所綿龍皆廣漢郡地綿本涪縣漢先主分立梓潼  
 郡唐置綿州龍本陰半郡魏鄧艾伐蜀自陰平鑿  
 山通道至江油質實綿按一統志隋之州名治巴  
 即此唐置龍州質實西縣後改為金山郡唐初復  
 為綿州天寶初改巴西郡乾元初復為綿州宋仍  
 舊元初屬成都路後屬潼川路本朝因之改屬  
 成都府龍西魏之州名治江油縣後周因之隋初  
 改為平武郡後改為龍門郡唐貞觀初為龍門州  
 垂拱中改正州天寶初改江油郡至德初改為靈  
 郡乾元初復為龍州宋初改政州後復為龍州元  
 改為龍州宣撫司隸四川道本朝改  
 為龍州宣撫司隸四川道

神上表拒命詔慰諭之

董璋遣兵築七寨于劍門孟知祥遣趙季良詣璋  
 修好還言璋貪殘好勝終必為患西川指揮使李  
 仁罕張業欲置安召知祥有尼告二將欲害知祥  
 詰之無狀斬之屏左右獨詣仁罕第仁罕叩頭流  
 涕曰老兵惟盡死以報德由是諸將親服知祥與  
 董璋同上表言兩川開朝廷於闕中建節綿遂益  
 兵無不憂懼唐主以詔書慰諭之璋還召武慶裕  
 囚之閱民兵皆剪髮黥面於劍門北列烽火知祥  
 累表請雲安益集覽詰之無狀詰問也無狀謂不  
 監唐主許之集覽見謀反之情狀綿遂綿注見  
 上遂春秋蜀地晉立遂寧  
 郡唐改遂州宋升遂寧州

發明

唐明宗有戢兵恤民之意故雖藩臣拒命

孟知祥皆有據蜀之志然先善璋築寨劍門次

書與知祥上表拒命者分首從也夫唐君方欲

集安靖和平之福而二人乃無故稱亂兵連禍結是豈天誅所能放哉

### 三月唐立淑妃曹氏為后

唐主將立曹淑妃為后淑妃謂王德妃曰吾素病中頃倦於接對妹代我為之德妃曰中宮敵偶至尊誰敢干之乃立淑妃為后德妃事恭謹后亦憐之初妃因安重誨得進常德之唐主性儉約及在位久宮中用度稍修重誨每規諫妃取外庫錦造地衣重誨切諫引劉后為戒妃由是怨之

### 吳遣兵擊荆南不克

### 唐河中軍亂逐其節度使李從珂討平之

初唐主在真定李從珂與安重誨飲酒畢言從珂毆重誨既醒悔謝重誨終銜之至是從珂為河中節度使重誨屢短之唐主不聽重誨乃矯以唐主命諭河中牙內指揮使楊彥溫使逐之從珂出城

閱馬彥溫勒兵閉門拒之從珂使人詰之對曰彥溫非敢負恩受樞密院宣請公入朝耳從珂遣使以聞唐主以問重誨對曰此姦人妄言耳宜速討之唐主疑之欲誘致彥溫訊其事實重誨固請發兵擊之乃命西都留守索自通等將兵討之今必生致彥溫吾欲面訊之從珂馳入自明唐主責使歸第絕朝請自通拔河中斬彥溫唐主怒安重誨諷馮道趙鳳奏從珂失守宜加罪唐主曰吾兒為姦黨所傾未明曲直公輩意也明日重誨自言之唐主曰此皆非公輩意也明公輩遂不欲置之唐主曰何邪且為小校家貧賴此小兒拾馬糞自贍以至今日為天子曾不能庇之邪卿欲如何處之於卿為便重誨曰惟陛下裁之唐主曰使閣居松第亦可矣何用復言以自通鎮之河中自通承重誨旨籍軍府用伏數上之以為從珂私造賴王德妃保護得免士大夫不敢與從珂往來惟禮部侍郎呂琦居相近時往見之從珂每有奏請皆啟琦而後行

夏六月朔日食

秋八月唐告密人邊彥溫等伏誅

捧聖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引告密人邊彥溫告  
安重誨發兵云欲自討淮南又引占相者問命侍  
衛都指揮使安從進藥彥稠曰此姦人欲離間陛  
下勲舊耳臣等請以宗族保之唐主乃斬彥溫召  
重誨慰撫之君臣相泣旣而趙  
鳳復奏收行德及儉皆族誅之

**書法**

於是能審聽矣

唐以張延朗為三司使

三司使之  
名自此始

唐立子從榮為秦王從厚為宋王

唐兩川節度使董璋孟知祥連兵反

董璋之子光業為宮苑使璋與書曰朝廷割吾支  
郡為節鎮屯兵二千是殺我必矣汝見樞要為吾  
言如朝廷更發一騎入斜谷吾必反與汝談矣光  
業以書是樞密承旨李虔微未幾朝廷又遣兵戍  
閬州光業謂虔微曰此兵未至吾父必反吾不敢  
自愛恐煩朝廷調發願止此兵吾父保無他虔微  
以告安重誨重誨不從璋遂反重誨曰臣負久知其  
如此陛下舍容不討耳帝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  
討之九月西川進奏官蘇愿曰孟知祥云朝廷欲  
討兩川知祥謀於副使趙季良季良請以東川先  
取遂闕然後併兵守劍門知祥從之遣使約董璋  
同舉兵璋引兵擊閬州知祥以指揮使李仁罕趙  
廷隱張業將兵攻遂州侯弘實實閬州按一統志  
實孟思恭將兵會璋攻閬州  
**實**唐初所置治閬  
中縣天寶初改閬中郡乾元初復為閬州五代特  
唐置保寧軍朱初改安德軍元初陞保寧府尋改

為保寧路後復為府  
本朝因之屬四川道

**書法**

知祥前不書唐矣比其與璋並書唐何書  
唐所以見其反唐也自書其反璋與知祥

俱不以  
唐稱矣

### 九月唐以范廷光為樞密使

安重誨久專大權中外惡之王德妃及武德使孟  
漢瓊侵用事數短重誨於上重誨懼表解機務求  
鎮以全餘生唐主不許重誨請不已唐主怒曰  
聽卿去朕不患無人前成德節度使范廷光勸留  
重誨且曰重誨去誰能代之唐主曰卿豈不可廷  
光謝不敢當唐主遣漢瓊詣中書議重誨事馮道  
曰諸公果愛安令宜解其樞務為便趙鳳曰公失  
言乃奏大臣不可輕動乃以延光為樞密使而重  
誨如故胡氏曰重誨不得於君則當奉身而力退  
明宗不安其相則當聽去而保終既各有所懷而

以虛文飾貌相處其能久而無變邪馮道趙鳳之  
言皆是也鳳為朝廷計道為重誨謀也雖然與其  
彊留而存形迹之嫌不  
若優以外鎮之為全也

### 董璋陷閬州唐將姚洪死之

東川兵至閬州諸將皆曰董璋久蓄反謀以金帛  
啗其士卒銳氣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之不過  
旬日大軍至賊自走矣李仁矩曰蜀兵懦弱安能  
當我精卒遂出戰兵未交而潰璋晝夜攻之城陷  
殺仁矩初璋為梁將指揮使姚洪嘗隸麾下至是  
將兵戍閬州璋密以書誘之洪投諸厠城陷璋讓  
之曰汝何相負洪曰老賊汝昔為李氏奴掃馬糞  
得齎炙感思無窮今天子用汝為節度使何負於  
汝而反邪汝猶負天子豈忍為汝所為乎吾寧為  
汝奴封固無耻吾義士豈忍怒然鑊於前令壯士  
天子死不能與人教並生瘞怒然鑊於前令壯士  
十人剖其肉自啗之洪至死罵不絕聲唐主置洪

厚給其家  
**集覽** 得爵炙膏力克反炙之夜反切  
也炙

**書法**

於是仁矩見殺不書削之

**發明**

閩州之陷節度李仁矩實激之

至增飾奏語繕兵益戍稔成兩川之禍死自其  
分至於姚洪以武人而可知嘉特書唐將子以死節  
而死則其忠義尤為可嘉特書唐將子以死節  
固其宜也然綱目去取甚精夫豈厚於洪而  
薄於仁矩哉

### 唐詔削董璋官爵遣天雄節度使石敬瑭討之

下制削董璋官爵興兵討之以孟知祥兼  
供饋使石敬瑭唐為招討使憂魯奇剖之

### 漢取交州

### 冬十月孟知祥兵圍遂州董璋攻利州不克

李仁罕圍遂州夏魯奇嬰城固守遣馬軍都指揮  
使康文通出戰文通以其眾降董璋引兵趣利州  
遇雨還閩州知祥聞之曰比破閩中正欲徑取利  
州其帥不武必望風遁去吾獲其倉廩據漫天之  
險北軍終不能西救武信今董公僻處閩州遠棄  
劔閣非計也欲遣兵三千助守劔門璋固辭曰此  
已有**集覽**武信軍名今**實**武信一統志云唐之  
備之治方義縣宋初廢軍陞州為遂寧府元初降  
州為遂寧州本朝因之後降為遂寧縣改屬潼川

### 唐誅董璋之子光業夷其族○董璋兵陷徵合巴蓬

果五州 **質實** 一統志合巴蓬果五州名微州未詳沿革按

初改為涪州後改為涪陵郡唐初復為合州天寶初

又改巴川郡乾元初復為合州宋因之改縣曰石照

元併縣入州本朝因之改屬重慶府巴州西魏之

所置治巴縣後州改為楚州隋改為渝州唐初改為

南平郡後復為渝州五代時蜀王建孟知祥繼有其

地宋改為重慶府元改為重慶路本朝改路為府

隸四川道蓬州後周之所置治安固縣隋廢唐初復

置徙治大寅縣天寶初改為蓬山郡後復為蓬州宋

以蓬池縣為州治元初置蓬州路後復為蓬州治相

如縣本朝因之以相如縣省入改屬順慶府果州

唐之所置治南充縣天寶初改為南充郡乾元初復

為果州五代蜀置永寧軍節度宋初以州隸梓州路

後性為順慶府元改為順慶路本朝復改為順慶府

本朝復改為順慶府元改為順慶路本朝復改為順慶府

十一月孟知祥兵陷黔州 **質實** 黔州按一統志隋初

所置治彭水縣唐因

之宋初以洪杜祥水信寧都濡四縣省入之紹定初

陞為紹慶府元改為紹慶路 本朝省入彭水縣屬

重慶府 楚武穆王馬殷卒子希聲嗣 **考異** 此誤 **考證** 當去武

字分詳 謚武穆 設遺命諸子兄弟相繼及卒希聲襲位去建國之

制希聲居喪無戚容葬殷之日頓食鷄臠數盤其

臣潘起譏之曰昔阮籍 **集覽** 雞臠音壑楚辭王

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 **集覽** 逸注有菜曰羹無菜

曰臠師古曰羹之與臠但烹煮異 齊調和不同非關有菜無菜也

唐削孟知祥官爵并討之攻劔州不克 石敬瑭入散關階州刺史王弘贄盧州刺史馮暉

與前鋒王思同趙在禮引兵出人頭山後過劔門



之南還襲劔門克之殺東川兵三千人據而守之  
弘費等破劔州而人軍不繼乃焚其廬舍取其資  
糧還保劔門董璋遣使至城都告急孟知祥懼曰  
董公果誤我遣指揮使李肇將兵五千赴之戒之  
曰爾倍道兼行先據劔州北軍無能為也又遣趙  
廷隱將萬人會屯劔州李筠將兵四千趣龍州守  
要害先是兩川牙內指揮使龍福誠謝錕屯來蘇  
村聞劔門失守相謂曰使此軍更得劔州則二蜀  
勢危矣遂引部兵千餘人間道趣劔州始至官軍  
萬餘人自北山大下會日暮三人謀曰衆寡不敵  
逮明則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  
譟於官軍營後錕帥餘衆操短兵自其前急擊之  
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劔門十餘日不出知祥  
聞之喜曰吾始謂弘費等克劔門得據劔州堅守  
其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棄閬州奔還我亦  
須解遂州之圍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震動費可  
憂危今廼焚毀劔州運糧東歸劔門頓兵不進吾  
事濟矣董璋遣王暉將兵三千會李肇等分屯劔

州

### 契丹東丹王突欲奔唐

突欲自以失職帥部  
曲四十人越海奔唐

### 十二月唐石敬瑭攻劔州不克

石敬瑭至劔門進屯劔州北山趙廷隱陳於牙城  
後山李肇王暉陳于河橋敬瑭歸路按甲待之  
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瑭歸路按甲待之  
稍欲相及乃揚旗鼓譟擊之斬石餘人敬瑭又使  
騎兵衝河橋肇以彊弩射之薄暮敬瑭  
引去廷隱引兵躡之與伏兵合擊敗之

### 唐遣安重誨督征蜀諸軍

石敬瑭征蜀未有功使者自軍前來多言道險狹  
難進兵關存之民疲於轉餉聚為盜賊唐主憂之

謂近臣曰誰能辦吾事者吾當自行耳安重誨曰軍威不振臣之罪也臣請自往督戰拜辭便行日馳數百里西方藩鎮聞之無不惶駭錢帛芻糧晝夜輦運赴利州人畜斃蹄不可勝紀時唐主已疎重誨石敬瑭本不欲西征及重誨西出乃敢累表奏論以為蜀不可伐唐主頗然之

唐長興二年是

春正月孟知祥兵陷遂州唐守將

復會哥死之

唐召安重誨還二月石敬瑭引兵遁歸兩川兵追之

陷利州

初鳳翔節度使朱弘昭詣事安重誨連得大鎮重誨過鳳翔弘昭迎拜馬首館於府舍妻子羅拜奉酒進食禮甚謹重誨為弘昭泣言繞人交構幾不免賴主上明察得保宗族重誨既去弘昭即奏重

誨怨望有惡言至行營恐奪敬瑭兵柄又遣敬瑭書言重誨舉措孟浪恐將士疑駭宜迎止之敬瑭大懼即上言重誨至恐有變宜急徵還宜徵使孟漢瓊自西方還亦言重誨過惡有詔召重誨還二月朔石敬瑭以逐閔既陷糧運不繼燒營北歸軍前以告孟知祥匿書謂趙季良曰北軍漸進奈何季良曰不過綿州必道知祥問故曰彼懸軍千里糧盡能無遁乎知祥大笑以書示之安重誨至三泉得詔亟歸過鳳翔弘昭不內重誨懼馳騎而東兩川兵追敬瑭王利州昭武留後迂隱遣使密言於走知祥以趙廷隱為昭武留後迂隱遣使密言於知祥曰董璋多詐必為公患因其至劍州勞軍請圖之并兩川之衆可以得志於天下知祥不許廷隱歎曰不從吾謀禍難未已

發明

前書遣重誨督軍未有成功然繼書召重

兵潰歸則有不職之罪焉可誅矣此是否之斷也

孟知祥兵陷忠萬夔州

### 唐以安重誨為護國節度使

趙鳳言於唐主曰重誨陛下家臣終不叛主但不  
能周防為人所讒陛下不察其心重誨死無日矣  
唐主以為為

**集覽**

不能周防謂防患不周密也  
朋黨不悅春秋序聖人包周身之防

### 吳以宋齊兵為右僕射致仕

吳徐知誥欲以宋齊兵為相齊兵自以資望素淺  
欲以退讓為高誥歸洪州葬父因入九華山應天  
寺啓求隱居吳王下詔徵之不至知誥遣其  
子景通入山敦諭齊兵始還除右僕射致仕

**集覽**

**書法**

勸致仕也終綱目書致仕二十一而書以  
某官致仕者四楊復恭韋昭度周玄豹宋

齊丘舍是無書  
以其官者矣

### 唐賜契丹突欲姓名李贊華以為懷化節度使

**書法**

嗚沒斯賜姓名為懷化郡王則不書此其  
書何病唐也蒙難來奔既賜姓名節鉞寵

秩之矣終復殺之謂之何哉以是為唐病故特  
書之是故賜姓名不書甚美書甚惡書綱目書  
賜姓名三賜姓三賜名五  
詳天寶九舍是無書矣

### 唐以李從珂為左衛大將軍復錢鏐官爵

唐主既解安重誨樞務乃召李從珂泣謂曰如重  
誨意汝安得復見吾以為左衛大將軍盡復錢鏐  
官爵遣使往諭旨以為  
日致仕重誨矯制也

### 唐以李愚同平章事

夏四月唐以德妃王氏為淑妃

**書法**

立妃不書書王氏何重誨出也初妃有所求重誨屢諫抑之於是重誨出鎮妃始得行其志矣書病唐也

閩奉國節度使王延稟舉兵襲福州敗死

延稟閩閩王延鈞有疾帥漳州刺史繼雄將水軍襲福州延鈞遣樓船指揮使王仁達拒之仁達偽降繼雄喜登舟慰撫仁達斬之延稟眾潰追擒之延鈞見之曰果煩老兄再下延稟慙不能對延鈞斬之遣其弟都教練使延政如建州慰撫吏民

**書法**

不書反何延稟兄也於是王仁達擒之以獻延鈞斬之則曷為不書殺其兄書敗死罪延稟也延稟反覆嘗書弒矣今又舉兵以襲福州是亂無已也畧延鈞所以專罪延稟也

唐以趙延壽為樞密使石敬瑭兼六軍諸衛使

唐罷麴稅

罷畝稅麴錢城中官造麴減舊半價鄉村聽百姓自造民甚便之

唐以宦者孟漢瓊為宣徽使

漢瓊本趙王懿奴也時范延光趙延壽懲安重誨以剛復得罪每事不敢可否獨漢瓊與王淑妃居中用事人皆憚之先是宮中須索稍踰常度重誨輒執奏由是非分之求殆絕至是漢瓊直以中宮之命取府庫物不復關由樞密院及三司亦無文書所取不可勝記

唐殺其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

安重誨內不自安表請致仕閏月制以太子太師致仕其子崇贊崇緒逃奔河中李從璋為護國

節度使遣步軍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趣河中崇贊  
等至重誨驚曰汝安得來既而曰以爲人所使耳  
吾以死殉國夫復何言乃執二子衣送詣闕明日  
有中使至見重誨慟哭重誨問故中使曰人言令  
公有異志朝廷已遣藥彥稠將兵至矣重誨曰吾  
受國恩死不足報敢有異志更煩國家發兵貽主  
上之憂罪益重矣皇城使翟光勣素惡重誨唐主  
遣詣河中察之曰重誨果有異志則誅之光勣至  
從璋以甲士圍其第自入見重誨拜十庭下重誨  
驚降階答拜從璋奮搥擊其首妻張氏驚救亦搥  
殺之詔以重誨離間蓋知祥重璋錢鏐又誣其欲  
自擊淮南以圖兵柄遣元隨竊一子歸本道首二  
之子誅之

**書法**

**發明**

書致仕何其甚唐也重誨之罪專耳既致  
仕則可以無罰矣而又以譖殺之甚哉  
重誨專悞不爲無罪然明宗始焉不聽其  
去而終焉入誣而族之故書殺書爵書致

### 唐遣兩川將吏還諭本鎮

仕明其既已謝事而猶不得其死也嗚呼仕  
於亂世其禍如此上君子可不相時而動手

唐上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軍將劉澄各還本  
道諭以安重誨專命與兵今已休事孟知祥遣使  
告董璋欲與之俱上表謝罪璋怒曰孟公親戚皆  
完固宜歸附璋已族滅尚何謝爲由是復爲怨敵

### 六月唐均田稅

### 閩作寶皇宮

**寶皇宮**

寶皇宮按一統志  
在福州府城內

閩上延鈞好仙之術道上陳守元巫者徐  
彥林與盛韜共誘之作寶皇宮極土木之盛

**書法**

書譏好仙也漢書董廉挂觀武帝唐書  
望仙觀武宗於是書寶皇宮皆譏也

### 秋九月唐敕解縱五坊鷹隼

救解縱鷹隼內外無得更進馮道曰陛下可謂仁  
及鳥獸唐主曰不然朕昔嘗從武皇獵時秋稼方  
熟有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及得獸餘  
稼無幾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為耳

**書法**

唐主初立鷹坊止留一十人禁中外不得  
獻鷹犬於是又救解縱可謂終始惟一矣

特書  
美之

冬十月唐以王延政為建州刺史

**晉實**

建州按一統  
志唐初所置

治建安縣天寶初改建安即乾元初復為建州五代  
時閩置鎮安軍節度又改鎮武軍南唐改永安軍尋  
改忠義軍宋端拱初改軍曰建寧紹興末陞為建寧  
府元改置建寧路本朝復為建寧府屬福建道

十一月朔日食

吳以其中書令徐知誥鎮金陵徐景通為司徒輔政

知誥表請歸老金陵以知誥為鎮海寧國節度使  
鎮金陵總錄朝政以其子景通為司徒同平章事  
知中外左右諸軍事留江都輔政以王令諤宋瑋  
丘為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內樞使使以佐岸  
通知誥作禮賢院於府舍聚圖書延士大夫與係  
晟陳覺議時事以國中屢災曰兵民困苦吾安可  
獨樂悉縱遣侍  
妓取樂器焚之

十二月唐初聽民鑄田器畝收稅錢

初聽百姓自鑄農器并雜鐵器  
每田二畝夏秋輸農具三錢

孟知祥遣李肇守利州

昭武歸後趙廷隱請兵於孟知祥欲以取興元及  
秦鳳知祥不許廷隱以頃在劍州與李肇同功願  
以昭武讓肇知祥從之  
許廷隱三讓知祥從之

唐長興三年 是春正月唐遣兵擊党項破之

二月唐初刻九經版印賣之

胡氏曰有天下國家必以經術示教化不意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不知所先務可不謂賢乎雖然命國子監以大本行所以一文義去外訛使人不迷於所習善矣頌之可也鬻之非也或曰天下學者甚眾安得人人而頒之曰以監本為集覽五季之正俾郡邑皆傳刊焉何患於不給哉君季謂季世猶言叔世末世也五季梁唐晉漢周左傳周公弔一叔之不咸注二叔謂復殷叔世疏云國衰為叔季世國將亡為季世

書法

書賣之何幾也然學者得書之易自此始故特書初

唐賜尚從誨爵渤海王

三月吳越武肅王錢鏐卒子元瓘嗣

考異

此誤

考證

當去武肅錢三

字分註謚武肅 謬寢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皆愚懦誰可為帥者眾泣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孰不愛戴鏐乃悉出印鑰授傳瓘曰將吏推爾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卒年八十一傳瓘與兄弟同幄行喪內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旦暮趨謁常與諸公子異處乃命主者更設一幄扶傳瓘居之禁諸公子從者無得妄入鏐末年左右皆附傳瓘獨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傳瓘勞之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猶事先王也傳瓘嘉歎久之傳瓘更名元瓘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除民田荒絕者租稅置擇能院掌選舉殿最內牙指揮使劉仁紀及仁章久用事為眾所惡一日諸將共請誅之元瓘諭之曰二將事先王久吾方圖其功汝

曹乃欲逞私憾而殺之可乎吾為汝王汝當京吾命不然吾當歸臨安以避賢路衆懼而退乃以仁章為衢州刺史仁祀為湖州刺史中外有上書告訐者元瓘皆置不問由是將吏輯睦易姓猶言異姓也正誤以明宗非莊宗之族也然謂可善事後唐明宗立已七年吳越事之久矣此但泛言中國之君雖易異姓子孫亦當善事之也

### 契丹遣使如唐

初契丹舍利前刺與惕隱皆為趙德鈞所擒契丹屢遣使請之唐主謀於羣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輩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冀州刺史楊檀亦曰前刺契丹之驍將任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為患必深恐悔之無及既而契丹使者辭歸唐主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少副其求乃遣前骨舍利與之俱歸契丹以不得前刺自是數寇雲州及振武

**集覽**

舍利前刺前刺音側辣契丹將名也契丹國志曰契丹富豪民要裹頭巾者納牛馬十頭馬百匹并給契丹名目謂之舍利惕隱契丹將名後唐明宗賜姓狄名懷惠

夏四月董璋襲西川五月孟知祥擊敗之璋為其下

### 所殺知祥遂取東川

**質實**

西川一統志云古之郡名即漢之益州地唐至德初

於州治置劍南西川節度五代王氏孟氏相繼有其地宋為益州路端拱初改為成都府元為成都路本朝復為成都府屬四川道東川古之郡名即漢之梓州也唐乾元中於州治置東川節度五代特蜀改為武德軍宋改為靜戎軍又改安靜軍尋復為東川節度後仍為安靜軍節度重和初陞為潼川府元改潼川路本朝初仍為潼川府後降為潼川州直隸四川道孟知祥三遣使說董璋以主上加禮於兩川苟不奉表謝罪恐復致討璋不從三月遣李昊詣梓州



極論利害璋詬怒不許吳還言於知祥曰璋不通  
 謀議且有窺西川之志公宜備之至是璋會諸將  
 謀襲成都告曰必克上輝曰劍南萬里成都為大  
 持方盛夏師出無名必無成功璋不從自將破白  
 楊林鎮聲勢甚盛知祥憂之趙季良曰璋為人勇  
 而無恩士卒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擒矣今  
 太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皆在前鋒公直  
 以羸兵誘之以勁兵待之始雖小劬後必大捷璋  
 素有成名今舉兵暴至人心危懼公當自出禦之  
 以強衆心趙廷隱亦以為然乃以廷隱為都部署  
 將三萬人拒之五月朔入辭璋撥至又有遺季良  
 廷隱及李肇書誣之云與已通謀廷隱不視投之  
 於地曰不過為反間欲令公殺副使與廷隱耳冊  
 拜而行知祥曰事必齊矣肇因其使者擁裝為自  
 全計璋克漢州知祥自將兵八千趣漢州廷隱陳  
 於雞蹤橋張公鐸陳於其後璋退陳於武侯廟下  
 璋帳下驍卒大謀曰日中曠我輩何為不速戰璋  
 乃上馬前鋒始交指揮使張守進降於知祥言璋

兵盡北無復後繼當急擊之知祥登高家督戰  
 廷隱三戰不利知祥懼以馬箠指後陳張公鐸帥  
 衆大呼而進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璋與數騎  
 遁去餘衆七千人降知祥引兵追璋至赤水而還  
 命廷隱攻梓州璋至梓州上輝帥兵二百大謀而  
 入璋引妻子登城呼指揮使潘稠使討亂兵稠斬  
 璋首以授輝輝舉城迎降廷隱封府庫以待知祥  
 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知祥復將兵八千如  
 梓州李仁罕自遂州來侵侮廷隱文怒知祥  
 犒賞將士謂仁罕廷隱曰二將誰當鎮此命李昊  
 草檄俟二將有所推而命之昊曰守柔祖莊宗皆  
 兼領四鎮今二將不讓惟公自領之為便耳知祥  
 命李仁罕歸遂州留趙廷隱東川巡檢遂成都  
 廷隱亦引兵還知祥謂李昊曰君為我曉廷隱今  
 復以閬州為保軍益以果蓬架開四州往鎮之  
 吾自領東川以絕仁罕之望廷隱猶不平昊深解  
 之乃受命趙季良帥吏請知祥兼領東川許之  
 又請稀王不許董璋之起兵也范廷光言於唐主

曰若兩川併於一賦取之益難宜及其交爭早圖之唐主以為然未幾聞璋敗死延光曰知祥雖據全蜀然士卒皆東方人知祥恐其思歸為變亦欲倚朝廷之重以威其眾哇下不畜意撫之彼則無從自新唐主曰知祥吾故人為人離間至此何屈意之有乃遣供奉官李存環賜知祥詔知祥拜泣受詔上表謝罪自是復無藩然益驕恣矣

**集覽**

反小

賦北口

**質實**

武侯

一統志在成都府城西八里赤水在成都府簡縣治南一名絳水源出隆州歷平泉縣至此東流與鴈水合

秋七月唐武安節度使馬希聲卒八月弟希範嗣

**考**此條與後四年二月唐定難節度使李仁福卒子彝超嗣按即後例曰始稱王者繼世曰嗣此二節晉弟某嗣子某嗣必傳誤據清泰二年書唐夏州使李彝超卒兄彝政代之則此二條當書馬

仁福卒子彝超代之

唐以李從珂為鳳翔節度使

唐詔孟知祥補兩川節度使以下官

知祥為蜀王行墨制仍自求旌節吳曰如此則輕重之權皆在羣下矣借使明公自請豈不可邪知祥大悟更令吳為已草表請行墨制補兩川刺史已下又表請以李良等為節度使初安重誨欲圖兩川每除刺史皆以東兵衛送之小州不減五百人夏魯奇李仁矩武虔裕各數千人皆以牙隊為名及知祥克六鎮得東兵無慮三萬人恐朝廷徵還表請其妻子詔凡劔南節度使以下官聽知祥署說奏聞唯不遣戍兵妻子然其兵亦不復徵也

吳徐知誥廣金陵城

**書法**

廣城非京都遷要不書金陵城也書之何

九月唐城三河縣

**質實**

三河按一統志唐之縣名屬

三水故名後隸薊州遼以舊金元

初契丹既疆寇抄盧龍諸州皆徧每自涿州運糧

入幽州虜多伏兵於閭溝掠取之及趙德鈞為節

度使城閭溝而戍之為民鄉縣糧道稍通於州東

五十里城路縣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至是

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

薊州運路虜騎來爭德鈞擊却之

漢之縣名屬瑒郡晉屬范陽國後魏屬燕郡北齊

省入薊縣尋復置隋屬涿郡唐屬幽州後改同節

縣尋改良鄉遼金元俱仍舊

本朝因之改屬順天府

唐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論事唐主優詔答之

澄上疏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

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

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蠱賊傷稼不足懼賢人藏匿

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狗深可畏廉恥

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

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

而靡或優詔獎之胡氏曰康澄之所謂不足懼者

非誠不足懼也所以明夫六可畏之必可畏也使  
澄信以為不足懼則其所謂可畏者幸而言中耳  
言雖不從以盡人亦可以取人澄所言乃當理而  
未有總而言之如是之明者使明宗善聽  
予以卜相可也何止優詔答之而已乎

**集覽**

詩詁云蟲賊一蟲以禾將  
黃而蟲害之故曰蟲賊

**書法**

大節而常情所忽者可謂知本之言矣書

曰優詔答之交予之也終綱目書論事二賀珠書詔詰責之梁乙丑康澄書優詔答之然則武帝明宗優劣見矣

### 冬十一月唐以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

秦王從榮喜為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於幕府與相唱和頗自矜伐唐主語之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士講經義開益人智思吾見莊宗好為詩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竊笑汝勿效也從榮為人鷹視鵠視峻急既參朝政驕縱不法安重誨死王淑妃孟漢瓊宣博制命范延光捕延壽為樞密使從榮皆輕侮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其妻永寧公主與從榮異毋素相憎疾從榮以從厚聲名出以右尤忌之從厚善以卑弱奉之故嫌隙不外界敬瑭不欲與從榮共事常思外補以避之延光延壽亦慮及禍屢辭機要會契丹欲入寇唐主命擇河東帥延光延壽皆曰今帥臣可往者獨石敬瑭

唐康義誠耳敬瑭亦願行即今除之既受詔不落六軍副使敬瑭復辭遂召義誠詰闕且命趣議河東帥敬瑭欲之而延光延壽欲用義誠議久不決從密直學士李崧以為非石太尉不可眾從崧議遂以敬瑭鎮河東敬瑭至首陽以部將劉知遠周瓌為都押衙委以心腹軍事委知遠帑藏委瓌

#### 集覽

不落六軍副使先兼六軍諸衛副使今不得脫落此職

### 唐蔚州叛降契丹

#### 質買

蔚州一統志云後周所置治代縣隋廢之唐復置蔚州治

靈丘縣至德初改為安邊郡後復為蔚州遼置忠順軍金復為蔚州元初省州為靈德縣屬弘州尋復為蔚州屬宣德府本朝因之改屬大同府

蔚州刺史張彥超與石敬瑭有隙開敬瑭為總管遂降契丹

#### 書法

坂者何張彥超也曷為不書王名畧之也其畧之何彥超素與敬瑭有隙聞其總管

癸巳

也遂降契丹則其敗也  
有所激故耳是以書之  
然則馬為以版書去華  
即夷不可以不書叛也  
唐長興四年閩王延鈞  
春正月閩王王延鈞  
啓元年是歲凡四國三鎮

### 稱帝更名璘

閩人有言真封宅龍光者閩王延鈞更命其宅曰  
龍躍宮遂詰寶皇宮受冊備儀衛八府即皇帝位  
自以國小地僻常謹事  
四隣由是境內差安  
**質實** 龍躍宮按一統志  
在福州府城內

二月唐定難節度使李仁福卒子彝超嗣唐以孟

知祥為蜀王

三月唐以李彝超為彰武留後安從進為定難留後

彝超拒命

先是河西諸鎮皆言李仁福潛通契丹併吞河右  
南侵關中會仁福卒以其子彝超為彰武留後安  
從進為定難留後仍命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將兵  
五萬以宮苑使安重益為監軍送從進赴鎮敕諭  
彝銀綬宥將吏彝超年少未能打禦故徙之延安  
從命則有富貴之福違命則有覆族之禍四月彝  
超上言為軍民擁留未  
**集覽** 夏銀綬宥夏本漢朝  
得赴鎮詔遣使趣之  
本春秋白狄地北周立銀州綬亦白狄地  
後魏立綬州宥在靈夏南境唐立宥州  
一統志後魏之州名西魏置弘化郡後周改懷遠  
郡隋為朔方郡唐初嘗夏州後為拓跋思恭所據  
宋天禧間其孫德明城懷遠鎮為興州以居後陞  
興慶府又改中興府元改寧夏路本朝初改寧  
夏府後降為寧夏衛元初置銀州後改新秦郡尋  
因之屬雕陰郡唐開元初置麟州後改新秦郡尋  
廢乾元初復為銀州宋初陞為建寧軍後改為鎮  
西軍元初於此置雲州後改為神木縣本朝因

之改屬延安府後魏州之州名隋初改為上郡後  
置雕陰郡唐初復為魏州天寶初改為上郡乾元  
初復為綏州宋改綏州為魏州元符初改置綏德軍金  
改為綏德州元仍舊本朝因之屬延安府宥州  
名

### 唐以劉瓚為秦王傳

言事者請為親王置師傅宰相畏秦王從榮請令  
自擇秦府判官王居敏薦為兵部侍郎劉瓚於從榮  
從榮請以為傳王府參佐皆新進少年輕脫諛諛  
瓚獨從容規諷從榮不悅槩以僚屬待之瓚有難  
色從榮戒門者勿為通月聽一  
至府或竟日不召亦不得食

### 唐立子從珂為潞王從益為許王

### 閩地震

初閩王審知壯節儉府舍皆庾  
陋至是大作宮殿極土木之盛

**書法**

綱目書地震一百一  
自是無書地震者矣

**發明**

已為神人之所不容况又驕淫不道必無  
令終之理是時宇縣分裂各宗其國特書閩地  
震者明他國無預閩地獨震也未幾兵亂繼作  
遂至不得其死天之告戒果可忽哉夫以一區  
區蕞爾之境而天戒猶且若此况奄有四海者

### 吳徐知誥營宮城於金陵

宋齊立勸知誥徙吳王都金  
陵知誥乃營宮城於金陵

**書法**

營宮城吳將遷也徐知誥向  
誅意也知誥欲王金陵矣

秋七月唐安從進討李彝超不克引還

安從進攻夏州州城赫連勃勃所築堅如鉄石斷鑿不能入又党項萬餘騎徇四野抄擄糧餉官軍無所芻牧山路險狹關中民輸斗粟東蒙費錢數緡民間因竭不能供彝超登城謂從進曰夏州貧瘠非有珍寶蓄積可以充朝廷貢賦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不欲失之幸與表聞許其自新詔從進引兵還自是夏州輕朝廷每自叛臣必陰與之連以邀賂遺

唐賜在京諸軍優給

唐主暴得風疾久未平征夏州無功軍士頗有流言於是賜在京諸軍優給有差賞賚無名士卒益驕

**發明** 有功則賞此御軍之常法也至於詐行戍守或暴露久役則加以給賜亦有之矣若

夫優將坐食無故給予而又謂之優給則其優厚可知是豈有邦之令典哉唐明宗寬厚有餘而威斷不足上書賜諸軍優給既出於無名至是又以加尊號為詞復賜內外將士優給何哉五代之際兵驕民困在中世為尤甚投降賣國朝唐暮晉實原於此明宗不喻旬月再行賚予亦復何益綱目一書再書所以著習亂之由志覆亡之本為後世戒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唐以錢元瓘為吳王

元瓘於兄弟甚厚其兄元瓘自蘇州入見元瓘以家人禮事之奉觴為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之兄之賜也元瓘曰先王擇賢而立之君臣位定元瓘知忠順而已因相與對泣

閩以薛文傑為國計使

文傑性巧伎以聚斂求媚閩主璘親任之文傑陰求富民之罪籍沒其財被榜擄者曾背分受仍以

銅斗火熨之建州土豪吳光八朝文傑利其

集覽

被榜捶者曾肯分受榜蒲庚反字本從手通作勞  
五代史唐廢帝時欽民財賜將士因較不滿獄市  
人詭之曰使我輩鞭笞曾杖背出財為賞即此

### 唐主加尊號賜內外將士優給

時一月之間再行  
優給用度益窘

**書法**

優給何異恩也一月再賜兵驕益甚  
矣此五代之一大弊也故謹書之

### 唐以秦王從榮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太僕少卿致仕何澤表請立從榮為太子唐主覽  
表泣下私謂左右曰群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  
原舊第耳不得已詔宰相樞密議之從榮見上言  
曰臣幼少且願學治軍民不願當此名也退見范

### 唐以趙延壽為宣武節度使朱弘昭為樞密使

延光稍延壽曰執政欲奪我兵柄幽之東宮耳延  
光等知上意且懼從榮之言即以白上制以從榮  
為天下兵馬大元帥位宰相上胡氏曰明宗初非  
有黃屋之志解返得國無富貴奢侈之奉而有老  
成朴素之風其德美矣至於始終之際乃眷戀把  
握不肯釋手嗚呼此固中君所難也明宗雖不知  
書既親儒生喜經義而憤然於此豈非  
馮道趙鳳猶古之力不足以啓沃故邪

秦王從榮請嚴衛捧聖皮騎兩指博為牙兵每入  
朝從數百騎張弓挾矢馳騁衢路不怯於執政私  
謂所親曰吾一日南面必族之范延光趙延壽懼  
屢求外補以避之唐主以為見已病而求去甚怒  
曰欲去自去奚用表為齊國公主復為延壽言於  
禁中乃以延壽為宣武節度使以朱弘昭為樞密  
使同平章事弘昭復辭唐  
主叱之弘昭乃不敢言



唐遣使如吳越

吏部侍郎張文寶泛海使杭州船壞風飄至天長  
吳主厚禮之資以從者儀服錢幣數萬文寶獨受  
飲食餘皆辭之曰唐朝與吳久不通問今既非君  
臣又非賓主若受此物何辭以謝吳主嘉之竟達  
命於杭質實天長一統志云唐之縣名屬石梁郡  
州而還質實五代時南唐置建武軍周改為雒州  
宋初為天長軍至道初復為縣建炎初復為  
軍後復為縣元仍舊平朝因之屬鳳陽府

閩主璘殺其從子繼圖

薛文傑說閩主璘抑挫諸宗室繼圖  
不勝忿謀反坐誅連坐者千餘人

**書法**

抑挫宗室繼圖不勝忿至此綱目深探其

本故以殺書之

冬十月唐以范延光為成德節度使馮贇為樞密使

延光屢因孟漢瓊王淑妃以求出以為成德節度  
使以馮贇代之唐主以親軍都指揮使康義誠為  
朴忠親任之時要近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禍  
義誠度不能自脫乃令其子事秦王務持兩端冀  
得自全唐主饒范延光曰卿今遠去事宜盡言對  
曰朝廷大事願陛下與內外輔臣參決勿聽群小  
之言遂相泣而別時孟漢瓊用事附之者  
共為朋黨以蔽惑上聽故延光信及之

唐以李彝超為定難節度使

彝超上表謝罪故有是命

十一月唐主疾病秦王從榮作亂伏誅

唐主疾作大漸秦王從榮入問疾唐主倪首不能  
舉從榮出聞宮中皆哭意唐主已歿明旦稱疾不

入從榮自知不為時論所與恐不得為嗣與其黨謀欲以兵入侍先制權臣遣都押牙馬處鈞謂朱弘昭馮贇曰吾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備非常從榮怒復遣謂曰公輩殊不愛家族邪何敢拒我二人患之入告王淑妃孟漢瓊召康義誠謀之義誠竟無言從榮將步騎千人陳於天津橋遣馬處鈞至馮贇第語之曰吾今日決入公輩禍福在須吏耳贇馳入右掖門見弘昭義誠漢瓊及三司使孫岳贇讓義誠曰公勿以兒在秦府左右顧望王上援擢吾輩自布衣至將相苟使秦王兵得入此門置主上何地乎義誠未對監門白秦王已將兵至端門外漢瓊拂衣起入殿門弘昭贇隨之義誠不得已亦隨之入漢瓊見帝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矣唐主指天泣下謂義誠曰鄉自處置勿驚百姓控鶴指揮使李重吉從之曰之子也特待側唐主曰吾與爾父肩矢石定天下從榮輩得何力今乃為人所教為此悖逆當呼爾父授以兵柄耳重吉

即帥控鶴兵守宮門漢瓊召馬軍指揮使朱泚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走歸府僚佐皆竄匿牙兵潰去皇城使安從益斬從榮并其子以獻唐主悲駭絕而復蘇由是疾復劇從榮一子尚幼養宮中諸將請除之唐主泣曰此何罪不得已竟與之時宋王從厚為天雜節度使遣孟漢瓊徵之追廢從榮為庶人執政共議從榮官屬之罪馮道曰從榮所親者高輦劉陔王說而已自非與之同謀豈得一切誅之於是流貶有差初從榮失道六軍判官趙遠諫曰大王勿謂父子至親為可恃獨不見恭世子戾太子乎從榮怒出馬涇州判官及從榮敗遠以是知名遠字上交幽州人也

集覽

書法

太子書誅三太子書作亂二趙太子宣唐秦王

作恭戾太子漢武帝太子驪姬譜之申生遂奔新城自繼而死謚曰共通通

舍是無書太子  
作亂誅者矣

### 唐主亶殂

明宗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親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在位年穀屢豐兵革罕用校於五代粗為小康胡氏曰明宗美善頗多過舉亦不至甚求於漢唐之間蓋亦賢主也其尤足稱者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廢內藏庫賞廉吏治賊蠹若輔相得賢則其過舉當又損矣其焚香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既厭亂遂生聖人用是觀之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誣矣

#### 書法

賀善贊曰明宗不以位為樂綱目於其得自開元以來未有書者於是而書五季之君若明宗者亦可謂賢主矣

### 閩主璘殺其樞密使吳勗

閩主璘好鬼神巫盛韓等皆有寵薛文傑言於璘曰陛下左右多姦臣非贊諸鬼神不能知也盛怒善視鬼宜使察之文傑惡樞密使吳勗勗有疾文傑省之曰主上以公久疾欲罷公近密僕言公但小苦頭痛耳將愈矣主上或遣使來問慎勿以他疾對也明日使韜言於璘曰適見北廟崇順王訛吳勗謀反以銅釘釘其腦璘以告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宜遣使問之果以頭痛對即收下獄遣文傑治之勗自誣服并其妻下誅之由是國人益怒吳光請兵於吳吳信州刺史蔣延徽不俟朝命引兵會攻建州璘遣使求救於吳越

### 十二月唐主從厚立

唐主自終易月之制即召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李愚私

謂同列曰位高責重事亦堪憂朱弘昭以誅秦王  
立唐主為已功欲專朝政天雄押牙朱令詢侍唐  
主最久雅被親信弘昭不欲其在唐主左右以為  
磁州刺史唐主不悅而無知之何孟知祥聞明宗  
殂亦謂僚佐曰宋王幼弱為政者集覽自終易月  
皆胥吏小人其亂可作而俟也正誤謂已自持服而終其制也易月之制凡三十  
六日也漢文帝後七年遺詔短喪以日易月  
自終易月之制今按服非自持而使他人代服乎此自字不過自從之義耳

### 閩主璘殺其指揮使王仁達

仁達有擒王延稟之功性憚慨言事無所避閩主璘惡之誣以謀叛族誅之  
唐閩帝從厚應順元年四月以後唐主從珂清泰元  
年蜀主孟知祥明德元年是歲蜀建國凡五國  
三春正月唐以高從誨為南平王馬希範為楚王錢

### 元瓘為吳越王

### 唐以李重吉為亳州團練使

潞王從珂與石敬瑭少從明帝初伐有功名得衆  
心朱弘昭馮贇位望素出一人下遠甚一旦執朝  
政皆忌之及明宗殂從珂陰事於是朱馮不欲重吉典  
者或自言伺得從珂陰事於是朱馮不欲重吉典  
禁兵出為亳州團練使從珂由是疑懼  
洛陽亦召入禁中從珂由是疑懼

### 吳人攻閩建州不克

吳蔣延徽敗閩兵於浦城遂為建州閩主璘遣兵  
救建州軍及中途士卒不進曰不得薛文傑不能  
討賊軍中以聞國人震恐太后父福王繼鵬泣請  
璘曰文傑盜弄國權枉害無辜上下怨怒久矣今  
吳兵深入士卒不進杜稷曰吾無如卿何卿自為  
文傑亦在側互陳利害璘曰吾無如卿何卿自為

謀文傑出繼鵬伺之門外以易擊之仆地檻車送軍前士卒鬻食之初文傑以古制檻車疎闊更為之形如木櫃橫以鐵鉗內向動輒觸之既成而首自入焉并誅盛韜延徽攻建州垂克徐知誥以延徽吳太祖之壻與臨川王濛素善恐其克建州奉濛以圖興復遣使召之延徽亦聞閩兵及吳趙州兵將至引兵歸閩人追擊敗之知誥賤質實浦城一延徽為右威衛將軍遣使求好十閩統志云屬建寧路本朝因之改屬建寧州宋屬建寧軍元置治建安縣大寶初改建安郡乾元初復為建州五代時閩置鎮安軍節度使又改鎮武軍南唐改永安軍尋改忠義軍宋端拱初改軍曰建寧紹興未陞為建寧府元改置建寧路本朝復為建寧府屬福建道

### 唐以唐泐陳公為樞密直學士

唐主即位舊鎮將佐之有才者朱馮皆斥逐之泐以其黨陳又監之

### 蜀王孟知祥稱帝

知祥以趙季良為司空平章事

### 吳徐知誥黜其押牙周宗為池州副使尋復召之

吳人多不欲遷都者都押牙周宗言於徐知誥曰主上西遷公復須東行不惟勞費甚大且違衆心吳主遣宋齊丘如金陵諭知誥罷遷都先是知誥久有傳禪之志以吳主無失德恐衆心不悅欲待嗣君宋齊丘亦以為然一旦知誥臨鏡鑷白髭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奈何周宗知其意請如江都微以傳禪諷吳主齊丘以謝吳主先已心疾之手書切諫以為未可請斬宗以謝吳主乃黜宗為池州副

使久之節度副使李建勳司馬徐玠等屢陳知誥  
功業宜早從民望召宗復為都押牙知誥由是疎  
齊丘胡氏曰齊丘果以傳禪為不可他日何為請  
幽讓皇晚節只謀篡國以是知其建正論責勸建  
不署表非真能守義也特以自失先**集覽**請幽  
幾不得為元功耳此蓋邪之精實也**皇**徐知  
誥受吳禪稱帝奉吳主為議皇宋齊丘上**質實**  
書請遷之他州爭在晉高祖大福二年**州**  
按一統志唐初所置治秋浦縣以地有貴池故名  
貞觀初州廢永泰初復置南唐陞康化軍宋復為  
池州治貴池縣元為池州府直隸京師  
省本朝改為池州

### 唐以潞王從珂為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為成德節度使從珂舉兵鳳翔唐遣兵討之官軍降潰

朱弘昭馮質下欲石敬瑭久在大原徙潞王從珂  
鎮河東敬瑭鎮成德皆不降制書但各遣使臣持

宣監送赴鎮從珂既與朝廷猜阻朝廷又命洋王  
從璋權知鳳翔從璋性麓率樂禍前代安重誨而  
殺之從珂謀於將佐皆曰主上富於春秋政事出  
於朱馮大王功名震主離鎮必無全理不可受也  
觀察判官馬胤孫曰君命召不俟駕今道過京師  
臨喪赴鎮而已諸人凶謀不可從也衆晒之從珂  
乃移檄鄰道言朱弘昭等專制朝權懼傾社稷今  
將入朝以清君側而力不能獨辦願乞靈鄰藩以  
濟之以西都留守王思同當東出之道尤欲與之  
相結遣使詣長安說以利害鉅以美妓思同謂將  
吏曰吾受明宗大恩今與鳳翔同反借使事成而  
榮猶為一時之叛臣况事敗而辱流千古之醜迹  
乎遂執其使以聞他使亦多為鄰道所執惟隴州  
防禦使相里金傾心附之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  
事朝廷議討鳳翔康義誠不欲出請以王思同為  
統帥侯益為都虞候益知軍情將變辭疾不行嚴  
衛指揮使尹暉羽林指揮使楊思權等皆為偏裨  
護國節度使安彥威為都監思同雖有忠義之志

而御軍無法從珂老於行陳將士傲幸富貴者心  
 皆向之三月彦威與山南西道張虔劄武定孫漢  
 韶彰義張從賓靜難康福等五節度使合兵討鳳  
 翔鳳翔城塹卑淺守備俱乏衆心危急從珂登城  
 泣謂外軍曰吾未冠從先帝百戰出入生死金創  
 滿身以立今日之社稷汝曹目睹其事今朝廷信  
 任讒臣猜忌骨肉我何罪而受誅乎因慟哭聞者  
 哀之虔劄徧急以白刃驅上卒登城士卒怒大詬  
 反攻之虔劄走免揚思權因大呼曰大相公吾主  
 也遂帥諸軍解甲投兵請降於從珂以幅紙進曰  
 願王克京城日以臣為節度使從珂即書思權可  
 郊寧節度使授之王思同猶未之知趣士卒登城  
 尸暉大呼曰城西軍已入城受賞矣衆爭棄甲投  
 兵而降其聲震地日中亂兵悉歛城外軍亦潰思同  
 等六節度使皆遁去給之思同等至長安副留守  
 至於鼎釜皆估互以給之樂禍麓率忽畧也樂禍  
 劉遂雍閉門不  
 內乃趣潼關

**集覽**

謂喜於禍害人前代安重誨

而殺之先會更代安重誨為護國節度使而過殺  
 之在明宗長興二年朱馮朱弘昭馮贇當東出  
 之道我今向東出行于思同  
 正當其路相里金相里複姓

**書法**

珂無罪平書遣兵何罪朱馮也然則從

**發明**

按五代史書從珂反而綱目止書舉兵何

曲亦有所分故書舉兵以正朱馮誤國之罪爾  
 然從珂雖不書反而唐則書遣兵討之言討則  
 從珂有可討之罪矣又書官軍降潰言官軍則  
 明從珂之為賊矣此文見意之法也夫豈曲  
 為之隱諱者哉

唐潞王從珂至長安唐主以康義誠為招討使將兵  
 拒之殺馬軍指揮使朱洪實

從珂建大將旗鼓整衆而東以孔目官劉延朗為  
 腹心劉遂雍悉出府庫之財於外軍士前至者即  
 給賞今過皆不入城從珂至長安遂雍迎謁率民  
 財以充賞都監王景從等奔還中外大駭唐主不  
 知所為謂康義誠等曰先帝棄萬國朕外守藩方  
 當是之時為嗣者在諸公所取早既承大業國事  
 若委諸公諸公以社稷大計見告朕何敢違今事  
 至於此何方可以轉禍厥欲自迎路王以大位讓  
 之若不免於罪亦所甘心朱弘昭馮贇大懼不敢  
 對義誠欲悉以宿衛兵迎降為已功乃曰侍衛諸  
 軍尚多臣請自往扼其衝要招集離散以圖後效  
 幸陛下勿以為憂唐主遣使召石敬瑭欲令將兵  
 拒之義誠固請自行唐主乃召將士慰諭空府庫  
 以勞之許以平鳳翔人更賞二百緡軍士益驕無  
 所畏心遣楚匡祚殺李重吉於宋州匡祚擄重  
 吉責其家財又殺尼惠明初馬軍都指揮使朱洪  
 實為秦王從榮所厚及從榮勒兵天津洪實首擊  
 之康義誠由是恨之唐主親至左藏給將士金帛

唐潞王從珂執西京留守王思同殺之

義誠洪實共論用兵利害洪實欲以禁軍固守洛  
 陽曰如此彼亦未敢徑前然後徐圖進取可以萬  
 全義誠怒曰洪實反及和洪實曰公自欲反乃謂  
 誰反其聲漸厲唐主聞召而記之竟不能辯遂斬  
 洪實事 **集覽** 何方方猶言計策尼惠明從珂女召  
 士益憤 **集覽** 惠明先為尼居洛陽進召入禁中

從珂至昭應聞前軍獲王思同曰思同雖失計然  
 盡心所奉亦可嘉也至靈口前軍執思同以至從  
 珂責讓之對曰思同起行間先帝擢之位至節將  
 常愧無功以報大恩非不知附大王立得富貴助  
 朝廷自取禍殃但恐死之日無面目見先帝於泉  
 下耳敗而蒙鼓固其所也請早就死王為之改容  
 曰公且伏矣欲宥之而揚思權之徒駐見其面  
 暉盡取思同家資妓妾屢言於劉延朗曰若留思  
 同慮失士心屬從珂醉不待報擅殺之  
 及其妻于從珂醒怒廷朗嗟惜者累日



**書法** 殺思同者劉延朗也罪從珂何思同之執也從珂欲宥之未發延朗不待命殺之則權不足矣罪從珂所以予思同也罪從珂則曷為予思同思同盡心所奉眾散被執辭誼凜然書執殺所以微著思同之節也故特書其官

**發明** 從珂雖不殺思同因從珂而死故以從珂執殺書之若夫不去其官者美思同之不失職也美在思同則惡在從珂矣

**唐潞王從珂至陝諸將及康義誠皆降**

從珂至闕卿朝廷前後所發諸軍遇之皆迎降無一人戰者康義誠引兵發洛陽詔以安從進為京城巡檢從進已受從珂書潛布腹心矣從珂至靈寶安彥威安重霸皆降惟實義節度使康思立謀固守陝城從珂前鋒至城下呼曰禁軍十萬已奉新帝爾輩數人奚為徒累一城人塗地耳於是士

卒爭出迎思立不能禁亦出迎從珂至陝移書論洛陽文武士庶惟朱弘昭馮贇兩族不赦義誠所部自相結百什為羣棄甲兵爭先詣陝降義誠麾下纔數十人亦因候騎請降

**唐主出奔復四月石敬瑭入朝遇於衛州殺其從騎**

唐主憂駭不知所為急遣中使召朱弘昭謀所向弘昭赴井死安從進殺馮贇於第傳二人首於從珂唐主欲奔魏州召孟漢瓊使為先置漢瓊軍騎奔陝初唐主密與慕容遷謀使帥部兵守玄武門及是以五十騎出門謂曰朕且幸魏州徐圖興復汝帥有馬控鶴從我遷曰生死從大家乃陽為團結而竟不行馮道等入朝及端門聞變道及劉昫欲歸李愚曰天子之出吾輩不預謀今太后在宮吾輩當至中書遣小黃門取太后進止然後歸第人臣之義也道曰主上失守社稷人臣惟君侍奉潞王已處處張榜不若歸俟教令乃歸至天宮寺安從進遣人語之曰潞王倍道而來且至矣相公

宜帥百官至穀水奉迎乃止於寺中召百官中書舍人盧導至馮道曰勸進文書宜速具草導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后教令豈可遽議勸進乎道曰事當務實導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者邪若潞王守節北面以大義見責將何辭以對公不如帥百官詣宮門進名問安取太后進止則去就善矣道未及對從進屢遣人趣之道等即紛然而去既而從珂未至三相息於上陽門外盧導過前道復召而語之導對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胡氏曰事當務實此言是也馮道以之處人主廢興則不可若曰務實則當勸明宗早建儲嗣勸閔帝黜遠朱馮鎮綏中外則難何由作乎以之處此是紆兄臂而得食樓鄰女而得妻不必由禮者也○康義誠至陝待罪從珂責之曰先帝晏駕立嗣在諸公今上亮陰政事出諸公何為不能終始陪吾弟至此乎義誠大懼叩頭請死從珂素惡其為人未欲遽誅且宥之乃上牋於太后取進止

遂自陝而東四月唐主至衛州東數里遇石敬瑭大喜問以大計敬瑭聞康義誠叛去俛首長歎敬瑭乃見衛州刺史王弘贄問之弘贄曰前代天子播遷多矣然昔有將相侍衛府庫法物使群下有所瞻仰今獨以五十騎自隨雖有忠義之心將若之何敬瑭還以其言告弓箭庫使沙守榮奔洪進洪進前責敬瑭曰公明宗愛婿富貴相與共之憂患亦宜相恤今天子播越委計於公冀圖興復乃以此四者為辭是直欲附賊賣天子耳抽佩刀欲刺之敬瑭親將陳暉救之守榮關死洪進亦自刎敬瑭牙內指揮使劉知遠引兵入盡殺唐主左右及從騎獨置唐主而去敬瑭遂趣洛陽為先置使預備頭置之所控鶴一軍之號也端門殿之正門也穀水經鄆道元注穀水出哀州穀城縣括地志云故穀城在河南府西北苑中具草具備也草藁也謂備辦勸進文書之草檢賢實出熊耳山下過嶺底經韓城永安縣北七十里源

西有村曰播塚穀水出焉其中多瑯琊

**書法**州至衛州而後向計其無成謀明矣綱目

書播越惟齊君地不地燕主寶不地

唐主不地卒皆見殺無成謀故也

**發明**書唐主出奔而不言其所往則是逃竄奔

擁強兵聞難入朝幸而相遇正當協力扶持庶

幾或有可濟之理既不能然乃反殺其從騎是

猶奪餓者之食而引繩以絕之耳至書于此

然則非特從珂反敬瑭亦反矣悖亂一至于此

可勝歎哉

可勝誅哉

### 唐孟漢瓊詣潞王從珂降從珂誅之

初從珂罷河中歸私第王淑妃數遣孟漢瓊存撫

之漢瓊自謂於從珂有舊恩至澠池西見從珂大

哭欲有所陳從珂曰諸事不言可知即命斬於路隅

**書法**降未有書誅者書誅何罪可誅也然則書

降歟果譏則不書誅書殺矣書降書誅使天下

後世知罪人之不可以苟免也綱目疾惡之意

嚴矣哉

**發明**此亦可謂之殺降矣十日非也漢瓊既誤

王法所不容者書之曰誅當其罪矣

### 唐興元武定兩鎮降蜀

張虔釗之討鳳翔也留武定節度使孫漢韶

守興元虔釗敗歸與漢韶舉兩鎮之地降蜀

### 唐潞王從珂入洛陽廢其主從厚為鄂王而自立

從珂至蔣橋百官班迎傳教以未拜梓宮未可相見馮道等皆上殿勸進從珂入謁太后太妃詣西宮伏梓宮慟哭自陳詰問之由馮道帥百官班見拜從珂吞拜道等復上殿勸進從珂曰予之此行事非獲已俟皇帝歸闕園寢禮終當還守藩服羣公遽言及此甚無謂也明日太后下令廢少帝為鄂王以潞王知軍國事又明日太后令潞王即位乃即位於柩前唐主從珂之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百緡既至問三司使王致以府庫之實對有數百萬在既而閱實金帛不過一萬兩匹而賞軍之費計應用五十萬緡唐主怒致請率京城民財以足之數日僅得數萬緡唐主謂執政曰軍不可不賞人不可不恤今將柰何執政請據屋為率無問士庶自居及餽者預借五月餽直從之胡氏曰潞王纔入洛剝民酬兵自是而後六軍販易天子益以習熟唐晉漢周皆不過再傳旋又為人所買故曰後義先利雖奪之猶不廢也

唐主從珂殺鄂王從厚于衛州磁州刺史宋令詢死之

王弘費遷唐閔帝於州解唐主從珂遣弘贊之子繼往醜之閔帝不飲繼縊殺之閔帝性仁厚於兄弟敦睦雖遭秦王忌疾坦懷待之卒免於患及嗣位於潞王亦無嫌而朱弘昭孟漢瓊之徒橫生猜間閔帝不能違以至禍敗焉孔胤尚在宮中唐主使人謂之曰重吉輩何在遂殺胤并其四子閔帝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經死如氏曰歐陽公五代史取死節者三人死事者十人而不及宋令詢豈以其君微其事畧故遺之歟夫潞王非明宗之子也閔帝真其國矣所以不終者身乏股肱朝無禎翰非其罪也令詢不以其微而廢君臣之義雖王彥章裴約何以加焉

集覽

重吉輩何在重吉從珂之

檢校重吉家財而殺之於宋州只殺尼惠明今從  
珂故云一檢校書費一篇時乃檢校蔡以傳曰板築  
之本題曰檢校書本也一旁曰餘兩邊障  
士板也胡氏以檢校帝無輔弼之臣

**書法**

書予義也令詢之死非有不得已者直以  
六義自裁而已如此而死從容甚矣故特

**書死**

之

**發明**

其哉五代亂亡之禍至是極矣當從珂反  
則書諸將若降故從珂得以從容入洛陽若反  
手凡百官六軍之衆奉迎不暇既而書廢其主  
為鄂王又書弒鄂王于衛州惟意所欲魯無齟  
齟豈非亂亡之禍至是已極故歎然綱目於此  
不以強弱成敗而廢君臣之義故書弒書廢主  
以正從珂之罪也若夫宋令詢者歐陽五代史  
雖不著於死節之列然已於廢帝從珂本紀清  
泰元年弒鄂王之下書令詢死之矣此互文見

義之意也夫令詢是時特一磁州刺史而已  
非將相任非腹心親非肺腑乃能君弒死於其  
難故君子亦以死節予之故夫死在微者則責  
在貴者死在速者則責在近者死在踈者則責  
在親者此固書法言外之意也然則當持輔相  
大臣如馮道劉昫李愚輩迎降勸進惟恐不及  
者其視令詢可不  
愧死亡地哉噫

**唐以郝瓊權判樞密院**

**唐康義誠伏誅夷其族**

胡氏曰誤閔帝者朱弘昭馮贛孟漢瓊康義誠為  
甚路王行此雖不足以贖奪國執君之罪亦足少  
懲姦賊快於人心方諸符堅之不殺慕容評隋文  
之不殺江總太宗之不殺封倫宇文士及使小人  
洋洋然得志自謂無  
適不容者豈不賢哉

**書法** 從可書裁矣康義誠為德以伏誅書義  
罪不容於誅矣以裁書從珂而  
以誅書義誠所以深惡義誠也

### 唐賜將士緡錢有差

有司百方斂民財僅得六萬唐主怒下軍巡使獄  
晝夜督責因繫滿獄貧者至自經赴井而軍士遊  
市肆若有驕色市人聚詬之曰汝曹為主力戰立  
功良苦反使我輩鞭背出財為賞汝曹猶揚揚  
揚自得不愧天地乎是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  
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纔及二十萬  
唐主患之學士李專美夜直唐主讓之曰卿名  
有才不能為我謀此留才安所施乎專美謝曰臣  
駑劣陛下擢任過分然軍賞不給非臣之責也竊  
思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是驕繼以山陵及  
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  
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

亡不專繫於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陛下苟不  
改覆車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  
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  
主以為然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賜錢七十緡至  
二十緡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猶怨望為謠言  
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閔帝仁弱唐主剛嚴有  
悔心  
**集覽** 夜直旬絕李專美其夜侍直賞賚亟行  
故也  
陵墓而  
帑藏空

### 發明

孟子論弑君之禍以為後義先利不奪不  
饜五代自明宗得國賂其將士由是賣國  
之禍遂習熟而不可解今潞王又從而附益之  
綱目書賜將士緡錢有差所以著禍亂相尋之  
本在於知利不知義也  
孟氏之言豈欺我哉

### 五月唐以韓昭胤為樞密使劉延朗為副使

### 唐復以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

唐主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鬪事明宗然素不相悅至是敬瑭不得已入朝不敢言歸時敬瑭久病羸瘠太后及魏國公主屢為之言而鳳翔舊將佐皆勸留之惟韓昭胤李專美以為趙延壽在汴不宜猜忌敬瑭帝亦見其骨立不以為虞乃復遣之河東

### 唐以馮道為匡國節度使范延光為樞密使

### 唐復以李從曠為鳳翔節度使

唐主之起鳳翔也悉取天平節度使李從曠家財甲兵以供軍將行鳳翔之民遮馬請復以從曠鎮鳳翔許之故有是命

### 吳徐知誥幽其主之弟臨川王濛于和州

知誥將受禪忌臨川王濛遣人告濛藏匿亡命造兵器降封燈陽公幽于和州命控鶴軍使王將兵二百衛之

### 秋七月唐以盧文紀姚顛同平章事

劉昫等奏李愚剛編論議多不合至相詆罵事多疑帶唐主患之欲更命相可所親信皆以尚書左丞姚顛太常卿盧文紀姚顛不能決其名於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以筋挾之得二人乃有是命

### 唐流楚匡柞於登州

唐主欲殺楚匡柞韓昭胤曰匡下為天下笑天下之人皆陛下子用法宜存至公匡柞受詔檢校重吉家財不得不用今族匡柞益死者恐不嚴衆心乃流登州

蜀主知祥殂子昶立

蜀主得疾踰年至是增劇立仁贊為太子召司空趙季良節度使李仁罕趙正色曰今暹將握受遺詔輔政是夕昶不發資王處回夜啓義興門告趙季良處回泣不已季良正色曰今暹將握兵專同時變宜立嗣君以絕說劍豈可但相泣邪處回收疾謝之季良教處回見李仁罕審其詞旨然後告之處回至仁罕第仁罕設備而出遂不以實告仁贊更名昶即位

八月唐詔蠲逋租三百二十八萬

初唐主以王玫對左藏見財失守故以劉昫代判三司昫命判官高延賞鈎考窮要皆積年逋欠之數察吏利其徵責旬取故存之昫具奏其狀且請極其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償者悉蠲之韓昭胤極言其便八月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二十八萬咸免勿徵貧民大悅而三司吏怨之

集覽

鈎考物勘稽考也鈎古侯反

書法

前書免逋租二百萬緡矣至是七年而逋和又二百餘萬明宗年穀屢豐號為小康豈民之貧固若是哉蓋明宗雖免三司之負而三司利其徵責少取民間之虛數固存耳至是壹蠲除之而後民受其惠矣攻書予之

唐李愚劉昫罷

冬十月蜀殺其中書令李仁罕徙其待中李肇於邛

州

仁罕自持宿將有功復受誣託求刑六軍令進奏吏諭樞密院又至學士院偵草麻蜀主不得已加仁罕兼中書令判六軍事昭武節度使李肇聞蜀主即位願望不時入朝至漢州留飲昫旬十日始



至成都稱足疾扶杖入朝不拜指使張公鐸與  
醫官使韓繼勳等素怨仁等共譖之云有異志蜀  
主令繼勳等與趙季良趙廷隱謀因仁等入朝命  
武士執而殺之是日肇始釋杖而拜左右請誅之  
蜀主以為太子集覽正反問也

十一月吳徐知詔召其子通還金陵留景遷江都

輔政

唐葬鄂王于徽陵城南

徽陵明宗墓也封質實徽陵按一統志在河南府城東北

旱

是歲秋冬旱民多流亡同華蒲絳尤甚

漢平章事楊洞潛卒

漢主命秦上弘度募宿衛兵十人皆市井無賴弘  
度昵之洞潛諫曰秦主國之豕嫡宜親端士使之  
治軍已過矣况惟羣小乎漢主不聽洞潛出見衛  
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敢訴歎曰政亂如此安川  
宰相因謝病歸久之卒

書法

卒小國臣錄賢也終綱目卒僭國臣一十  
而五代十有三漢居二人焉楊洞潛趙

末乙

唐清泰二年吳天祚元年閏春二月唐復州節度

使李彝超卒兄彝殷代之

蜀主尊其母李氏為太后

太后太原人本唐莊宗  
後宮也以賜蜀高祖

### 閩主璘立其父婢陳氏為后

陳氏本太祖侍婢金鳳也恆而淫閩主璘  
立以為后以其族人守恩匡勝為後使

**書法**

立婢為后終綱目書立婢為后一而立其父

父婢為后二  
陳氏本太祖侍婢金鳳也恆而淫閩主璘

**發明**

已之婢且不可立况父婢乎閩以蕞爾國  
王奔行之於前上和行之於後天理既泯

俱受弑殺之禍綱目備而書之  
不以微故不錄亦以垂世鑒也

### 三月唐以趙延壽為樞密使

### 唐詔開言路

太常丞史在德性狂狷上書歷詆内外文武之士  
請徧加考試黜陟能否執政大怒盧文紀及補闕

劉濤皆請加罪唐主謂學士馬胤孫曰朕新臨大  
下宜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卿為朕

作詔書宣朕意乃下詔畧曰昔魏徵請賞皇甫德  
參今濤等請黜史在德事同言異何其遠哉在德

情在傾輸  
安可責也

**書法**

自唐神龍元書求直言後此未有書者於  
是書詔開言路錄善也終綱目書開言路

**發明**

哀亂之世苟有一善可錄亦不容  
泯故前書蠲通粗此書開言路也

### 吳加徐景遷同平章事

徐知誥令尚書即陳覺輔景遷謂曰吾少時與宋  
子嵩論議好相詰難子嵩携衣笥望秦淮門欲去

者數矣吾常戒門者止之吾今老矣猶未徧達

時事况景遜年少當國故屈吾子以誨之矣

覽子嵩齊

立字

夏六月吳中書令柴再用卒

史官王振嘗詢再用戰功對曰鷹犬微效皆社稷之靈再用何功之有竟不報

契丹寇邊唐北面總管石敬瑭將兵屯忻州

考證

當寇

唐作入

敬瑭既還鎮陰為自全之計唐土奸咨訪外事常命端明殿學士李專美翰林學士李崧知制誥呂琦薛文遇翰林天文趙延乂等更直於中興殿庭與語或至夜分時敬瑭一了為內使賂太后左右令伺其密謀事無巨細皆知之敬瑭對客常稱羸瘠不堪為帥冀朝廷不之忘時契丹屢寇北邊禁

唐詔竊盜不計贓并縱火疆盜並行極法

軍多任逃并敬瑭與趙德鈞求盜兵運糧朝夕相繼詔借河東入菽粟詔鎮州輪絹五萬匹於總管府率鎮冀車十五百乘運糧於代州時水旱民饑敬瑭遣侯督趣嚴急山東流散亂始兆矣敬瑭將大軍屯忻州朝廷遣使賜軍士夏衣傳詔撫諭軍士呼萬歲者數四敬瑭懼幕僚歐希堯請誅其唱者敬瑭命劉知遠斬三十人

六人以徇唐主聞益疑之

書法

隋書盜邊糧并以上皆斬讖峻法也於是皆死丁未李世之法大抵然矣此書并

何竊盜非強盜此而回死故書并議之

發明

縱火疆盜並行極法可也竊盜不計贓此

以著其失

秋七月唐遣北面副總管張敬達將兵屯代州

唐以敬達為北面副總管張敬達將兵屯代州以分石敬瑭之權也唐主以時事為憂嘗從容讓盧文紀等無所規贊之紀等上言臣等每五日起居與兩班旅凡侍衛備前雖有愚慮不敢敷陳竊見前朝置廷夾殿或宰相發有奏論天子欲有咨度者非時召對旁無侍衛故人得盡言望復此故事詔以舊制五日起居自可敷奏或事應嚴密時於閣門奏勝十當盡屏侍臣於便殿相待何

**集覽**

起居問欲膳之增損寢必襲廷英之名也

唐以房勳為樞密使

劉延郎及學士薛文遇等居中用事高與趙延壽雖為使長啓奏除授一歸延朗州鎮自外入者先賂延郎後議貢獻賂厚者先得內地略

**集覽**

薄者晚得邊理由并諸將帥皆怨憤

蜀寇唐金州不克

**考證**

蜀寇金州移水寨城中兵纔十人都監陳知隱遁去防禦使馬全節罄私財以給軍出奇死戰蜀兵乃退

**書法**

蜀與唐並帝各晉世矣此其書寇何唐叛

之法嚴矣是故魏趙與晉並帝再世矣至廢俱晉則猶補以君蜀與唐並帝再世矣至廢

金州則猶書以寇故曰  
目之修君臣之分而已矣

### 冬十月閩李傲執其主璘而立福王繼鵬更名昶

初閩上璘有幸臣曰歸守明出入卧内璘晚得風  
疾陳后與守明及百工院使李可殷私通國人皆  
惡之可殷嘗讀皇城使李傲於璘后族陳匡勝無  
禮於福王繼鵬傲及繼鵬皆恨之璘疾甚傲使人  
殺可殷陳后訴之璘力疾視朝詰可殷死狀傲懼  
而出俄引步兵鼓譟入宮璘匿帳下闖兵刺殺之  
傲與繼鵬殺陳后陳守恩陳匡勝歸守明及繼鵬  
弟繼韜繼鵬即位更名昶既而昶稱權知福建節  
度事遣使奉表於唐立父婢李春燕為賢妃璘初  
娶漢女使宦者林延遇置御於番禺寧國信漢主  
問以閩事延遇不對退謂人曰夫閩語聞去越語  
越處人宮禁可知如是乎至是聞變求歸不許素服  
向其國  
三日哭

### 荆南梁震退居土洲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達親禮賢士委任梁震  
以兄事之楚王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從  
誨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  
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法取快  
時不為遠慮危亡無日又足慕乎從誨悟曰公言  
是也他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  
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安震  
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  
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從  
誨不能留乃為之築室於土洲震披鶴氅自稱荆  
臺隱士每詣府跨黃牛至廳事從誨時過其家四  
時賜與甚厚自是悉以政事屬孫光憲司馬公曰  
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善而能從梁震成  
功而能退自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  
喪身之有胡氏曰震成高氏基業而不肯為之巨  
求之十一國蓋少倫矣獨有可恨者高季興好掠

諸道貢幣而從誨四向捕臣利其賜予震皆不之  
諫使高氏父子有剽劫之行無賴之名豈論之不  
及歟抑智之弗察歟或者季興集覽鶴髦鶴之  
父子苟得無耻不可教誨歟集覽鶴髦鶴之  
以象之名曰鶴髦無賴之名十國世家曰高從誨  
所向稱臣蓋利其賜予故諸國皆目為高賴子注  
云俗語謂奪攘苟得無愧耻者為賴子

**書法** 書退居何未臣也震成高氏之業而不肯  
所以成其高也終綱目不書致仕書退居  
日書退居者一而已

吳加徐知誥大元帥封齊王備殊禮考異按封拜例

加號九錫之屬王莽等是自為之以自為書據天祐  
六年書徐溫自領昇州刺史則此當書吳中書令徐  
知誥自加大元帥  
封齊王備殊禮

**書法** 終綱目書殊禮十書賜者一齊王做書加  
者五清河王慶梁冀會稽上皇桓温知誥

書自加四者劉裕蕭道成高歡  
唐主淵舍是無書殊禮者矣

### 十一月閩李做伏誅

閩阜城使李做專制朝政陰養死上閩王承與拱  
宸指揮使林延皓等圖之十一月做入朝執斬之  
象首朝門詔暴做弒君及殺繼韜等罪告論中外  
六軍判官葉翹為內宣徽使翹博學質直閩王璘  
擢為福王友和以師傳禮待之多所裨益宮中謂  
之國翁和既嗣位驕縱不與翹議國事一旦和方  
視事翹衣道士服趨出和召還拜之曰軍國事殷  
久不接對孤之過也翹頌首曰老臣輔導無狀致  
陛下即位以來無一善可稱強乞骸骨和曰先帝  
以孤屬公攻令不善公當極言奈何棄孤去厚賜  
金帛慰諭令復位和元平李氏和愛李春鸞待之  
甚薄翹諫曰夫人先中之物時之以禮奈何以新

愛而棄之相不悅  
放歸求秦以壽終

### 唐以馬全節為橫海留後

唐主嘉馬全節之功召諸將劉延胡求賂全節無  
以與之延朗欲以為絳州刺史厚議沸騰乃以為  
橫海留後

### 十二月唐以馮道為司空

時久無正拜三公者朝議擬其職事盧文紀欲令  
掌祭祀掃除道聞之曰司空掃除職也奈何禪焉  
既而文紀自知不可乃止

### 閩以陳守元為天師

閩主賜陳守元號天師信車之更易將相刑罰選  
舉皆與之議守元受賂請託言無不從其門如市

丙

唐清泰三年十一月以後晉高祖石敬瑭天福元年  
閩王昶通文元年是歲唐亡晉興凡五國三鎮

### 春正月唐以呂琦為御史中丞

唐主以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  
陽唐主醉口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即反和石敬  
瑭聞之益懼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  
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唐主夜與近  
臣從容語曰石即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  
息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李崧  
退謂同僚呂琦曰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衆人  
一槩觀望和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  
契丹為援契丹屢求和親但求前刺等未獲故未  
成耳今誠歸前刺等歲以禮幣十餘萬緡遺之彼  
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為矣崧  
曰此吾志也然錢穀皆出三司宜更與張相謀之  
遂告張延朗延朗曰如學士計不惟可以制河東  
亦省邊費之什九若主上聽從但責辦於老夫他

綱目卷之六

五

六

夕一人密言其策唐王大喜久之以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天子之尊屈身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者惟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唐主意遂變一日急召崧琦盛怒責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為講如是朕二女尚乳臭卿欲棄之沙漠邪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虜庭其意安在二人懼拜謝無數琦氣竭拜少止唐主曰呂琦疆項肯視朕為人主邪既而怒解各賜卮酒罷之自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遂以琦為御史中丞蓋疎之也胡氏曰崧琦欲弭未然之禍者當勸其君內修政事明義而惇信使朝廷無失可指豈惟敬燕天下若服矣和親下計非上策也

### 閩主和立其父婢李氏為后

**書法** 父婢為后閩主璘嘗一書矣閩主和復書焉家教然矣歷歷書之所以為世戒也終

**集覽** 拜少止止停也息也拜而少止氣竭故也疆項言不低屈為禮也

綱目書立婢為后  
一父婢為后二

### 夏四月楚王希範以其弟希杲知朗州

靜江節度使馬希杲有善政監軍裴仁煦請之於楚王希範言其收衆心希範疑之漢侵家梓二州希範自討步騎如桂州希杲懼其母華夫人逆希範於全義嶺謝曰希杲為治無狀致寇戎入境妾之罪也願削封邑洒掃掖庭以贖希杲罪希範曰吾久不見希杲聞其治行尤異故來省之無他也漢兵引去從希杲知朗州

### 五月唐以石敬瑭為天平節度使敬瑭拒命唐發兵討之

初石敬瑭欲嘗唐主之意累表自陳羸疾乞解兵柄移他鎮帝與執政議從其請移鎮鄆州房山李



崧呂琦等皆力諫以為不可五月薛文遇獨直唐  
主與之議文遇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茲事斷自  
聖志羣臣各為身謀安肯盡言以臣觀之河東移  
亦及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圖之先是術  
者言國家今年應得賢佐出奇謀定天下唐主意  
文遇當之聞其言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  
決行之即為除目付學士院使草制徙敬瑭鎮天  
平宋審震鎮河東制出兩班聞呼敬瑭名相顧失  
色以張敬遠為西北都部署趣敬瑭之鄆州敬瑭  
疑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終  
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千春節與公主所  
言乎我安能束手死於道路今且發表稱疾以觀  
其意若其寬我我當事之若加兵於我我則改圖  
耳段希堯極言拒之敬瑭以其朴直不責也判官  
趙瑩勸敬瑭赴鄆州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  
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強若捕兵傳檄帝業  
可成柰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桑維  
翰曰主上初即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

可縱之示淵耶然卒以河東復授公此乃天意假  
公以利器也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  
情不附公明宗之愛者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  
首謝可免但力為自全之計契丹主素與明宗約  
為兄弟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朝呼夕至何患不  
成敬瑭意遂決表唐主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  
王宮主手裂衣表抵地以詔答之曰卿於鄂州  
非疎遠衛州之事天下皆知許王之言何人肯信  
制削奪敬瑭官爵以張敬遠為太原四面兵馬都  
部署揚光遠為副先鋒指揮使安審信雄義指揮  
使安元信帥眾奔晉陽敬瑭謂曰汝見何利害捨  
疆而歸弱對曰元信非知星識氣願以人事決之  
耳夫帝王所以御天下莫重於信今主上失大信  
於令公親而責者且不自保况疎賤乎其亡可龜  
足而待何漚之有敬瑭悅委以軍事振武  
巡檢使安重榮亦帥眾歸也  
句絕單獨侍自旁無他人也  
出奔遇石敬瑭於朔州敬瑭書殺帝之左右而去

質實

鄆州按一統志唐初所置治鄆城縣五代時周廢州以縣屬濟州宋因之元屬齊寧路

本朝改屬兗州府

書法

從可敬瑭一也彼書舉兵此書拒命書討何罪敬瑭也請而後命而又拒焉過不在上矣故唐書討使敬瑭無鄆州之事果能仗

發明

從瑊以反叛得國發瑭與有力焉既以河東與之又復無故以命故綱目不書其反

然謂拒命則瑭之罪固自不可逃免况又書討以止其名乎

延皓

延皓恃后族之勢驕縱無度都虞候張令昭因衆心然然謀以魏博應河東帥衆攻牙城克之延皓

### 唐天雄軍亂逐節度使劉延皓以應河東

官爵歸私第以令昭權知天雄軍府事令昭以調

發未集且受新命尋有詔徙齊州防禦使令昭託以士卒所留唐主遣使諭之令昭殺使者詔以范

延光為天雄軍四面行營招討使討之

秋七月唐殺石敬瑭子弟四人

董璋之子書誅此則曷為書殺從瑊

書法

墓殺豈明宗比哉綱目之權衡審矣

發明

此何以不書誅敬瑭固自有罪矣而唐主亦

書法

如此

如此

### 唐克魏州

### 石敬瑭遣使求救於契丹

敬瑭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

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大過厚  
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許以土田恐異日  
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  
契丹主大喜復書許俟仲秋傾國赴援

**書法**

變夷借兵乞兵甲辭也曰求救急辭也綱目  
至敵辭也曰乞兵甲辭也曰求救急辭也綱目  
書蠻夷借兵八詳漢高四莫下於求救者矣

### 八月唐張敬達攻晉陽不克

張敬達築長圍以攻晉陽石敬瑭以劉知遠為馬  
步都指揮使降兵皆隸焉知遠用法無私撫之如  
一由是八無二心敬瑭親乘城坐卧矢石下知遠  
使觀敬達輩無他奇策不足慮也願明公四出間  
使經畧外事守城至易知遠獨能辦之敬瑭執知  
遠手撫其背而賞之唐主聞契丹許敬瑭以仲秋  
赴援屢督敬達急攻不能下每有營構多值風雨  
長圍復為水潦所壞竟不能合晉陽城中亦日窘

糧儲浸乏

### 九月契丹德光將兵救石敬瑭唐兵大敗契丹圍之

#### 唐主自將次懷州

契丹主將五萬騎自楊武谷而南至晉陽陳於虎  
北口先遣人謂敬瑭曰吾欲今日即破賊可乎敬  
瑭遣人馳告曰南軍甚厚請俟明日使使者未至契  
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瑭乃遣劉  
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揚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  
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敵唐兵斷而為  
二縱兵乘之至汾曲契丹伏兵起衝唐兵斷而為  
衆保晉安契丹亦引兵歸虎北口敬瑭得唐降兵  
千餘人劉知遠勸敬瑭盡殺之是夕敬瑭出見契  
丹主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憊遽與唐戰而大勝  
何也契丹曰皇帝遠來士馬疲憊遽與唐戰而大勝

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  
 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既相接我氣方銳若不  
 乘此急擊之曩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  
 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瑭歎伏引  
 兵會圍晉安塞置營於晉安之南長石餘里厚五  
 十里多設鈴索吠犬人跬步不能過敬瑭等卒  
 猶五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遣使告敗唐主大  
 懼遣符彥饒將兵屯河陽詔天雄范延光盧龍趙  
 德鈞耀州潘環共救晉安下詔親征雍王重美曰  
 陛下目疾未平不可遠涉風沙臣雖童稚願代陛  
 下北行唐主本不欲行聞之頗悅張延朗劉延皓  
 皆勸行唐主不得已發洛陽謂盧文紀曰朕排衆  
 議用卿今禍難如此卿嘉謀皆安在平文紀曰但拜  
 謝不能對遣符彥饒軍赴洛州為大軍後援諸軍  
 自鳳翔推戴以來驕悍不為用彥饒恐其為亂不  
 敢東之以法唐主至河陽心憚北行盧文紀希古  
 言國家根本在河南胡兵倏來忽往不能久留晉  
 安大寨甚固况已發三道兵救之河陽天下津要

車駕宜留此鎮撫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戰苟不能  
 解圍進亦未晚張延朗曰文紀言是也唐主議近  
 臣可使北行者延朗曰與翰林學士和凝等皆曰趙  
 延壽父德鈞以盧龍兵來赴難宜遣延壽會之乃  
 遣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唐主至懷州以晉安為  
 憂問策於羣臣吏部侍郎龍敏請立李贇華為契  
 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樓  
 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亦解圍之一策也唐主深以  
 軍中精銳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唐主深以  
 為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唐主憂沮日夕  
 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勿言石即使  
 我心膽墮地胡氏曰敏之策必可解晉安之圍而  
 唐之君臣不能用豈天賦之勇乎

**集覽** 虜比口屬雲中郡在  
 固亡之先虜其魄乎

北過朝鯉河一名七度河九十里至虎北口庸關西  
 突岸中有一路僅容車執口北有舖本范陽防院  
 契丹之所也分地名在分水之曲言其隈也左  
 也隈者水曲隈也先說其隈也

傳宣十五年原淑必有太咎天奪之魄矣注心之  
精爽是謂冤鬼禮記祭義篇注耳目之聰明為鬼

**管實**石虎北口一統志云在順天府密雲縣東北一  
容一車下有洞巨石為磧凡四十五里中有路僅

自是而東凡二十四關口至峨眉山寨

**書法**

自將書次二從

**發明**

貴華賤夷春秋之大義也自三代既衰夷

如冒頰之控弦四十萬騎頰利之陵跨中原吐

蕃之陷沒河隴盛則盛矣至於稱號不過從其

本俗未有與中國並稱而無別者五代之時中

國分裂契丹強大於是始僭淫名至是其酋舉

兵南向僞以列國之法處之則當書契丹主可

也况敬瑄稱臣而父事之比網目乃斥而名之毋

固非冒頰頡利吐蕃之比網目乃斥而名之毋

乃不可乎嗚呼此正春秋貴華賤夷之法也夫

冬十月唐括氏馬籍義軍以拒契丹

德光雖盛不過夷狄之雄強者耳中國禮樂之

明之地不幸瓜分壤裂莫能一統若使酋虜亦

例以國主稱之則是中国胥為夷矣綱目於此

懼之甚謹之甚故斥書其名以正其別爾不然

唐曰唐主晉曰晉主契丹曰契丹主混然若一  
其可乎哉此君子所為懼綱目所由作也意

**書法**

而後括氏兵籍義旅亦已晚矣綱目書

以禦此書以拒言

十一月唐以趙德鈞為行營都統

詔大括天下將吏及民間馬又發民為兵每七戶

出征夫一人自備鎧仗謂之義軍期以十一月俱

集用張延朗之謀也凡得馬二千餘匹  
征夫五千人實無益於用而民間大擾

所恃者獨此也



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瀋儒武雲應塞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制改長興七年為天福元年敕命法制著遵明宗之舊以趙瑩為翰林學士承旨桑維翰為翰林學士權知樞密使事劉知遠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客將景延廣為步軍都指揮使立晉國長公主為皇后胡氏曰敬瑭之罪在不職閔帝苟以閔帝失國則當尊奉許王不為衛州之事而歸奪國弑君之惡於從珂兵以義舉名實皆正則其德美矣乃急於近利稱臣契丹割棄上壤以父事之其利不能以再世其害乃及於無窮故以少利謀國而不本於禮義未有不旋中其禍者也

**書法**

書立為皇帝何不宜立也中國帝王所自立者為皇帝後書以晉主南下以者能進退之辭矣於是又納賂焉可耻之甚也直書醜之此書也五季之得國莫醜於石晉者矣

**發明**

契丹舉兵蓋夷狄耳契丹則狄敬瑭矣敬瑭君父契丹苟焉無耻是亦夷狄而已割地與虜書曰賂之則是中國夷狄皆沒於利也他日舉族淪陷死於沙漠尚誰咎哉

**唐趙德鈞降契丹契丹不受**

契丹主雖軍柳林其輜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晡撤結束以備遁逃而趙德鈞欲倚契丹取中國至團柏踰月按兵不戰去晉安繞百里聲問不能相通德鈞累表為延壽求成德節度使唐主怒曰趙氏父子能却胡寇雖欲代吾位吾亦甘心若玩寇邀君但恐犬兔俱斃耳德鈞不悅密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已為帝請即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為兄弟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尚強范廷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遷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晉主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說契丹主曰趙比平父子素蓄異志非以死殉國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誑妄之

辭貪毫末之利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  
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  
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  
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柰何  
一但二三其命使大義不終臣竊為皇帝不取也  
跪於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主乃從之指  
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即此石爛可改矣

**書法**

書降醜之也降而不受甚醜之也前書荆  
南自附於吳吳人不受自附不受可也降  
而不受可醜之甚於是德鈞以降求立  
契丹不許綱目惡徼利故直書譏之

**唐將楊光遠殺招討使張敬達降于契丹**

龍敏謂前鄭州防禦使李懿曰今從駕兵尚萬餘  
人馬近五千匹若選精騎一千使僕將之自介休  
山路夜肩屬騎入晉安寨但使其半得入則事濟  
矣張敬達等陷於重圍不知朝廷聲問若知大軍

近在團柏雖有熾障可衝陷况虜騎乎懿以白唐  
主唐主曰龍敏之志極壯用之晚矣晉安被圍數  
月高行周符彥卿數引騎兵出戰無功芻糧俱竭  
馬死則食之援兵竟不至張敬達性剛時謂之張  
生鐵楊光遠安審琦勸敬達降於契丹敬達曰吾  
受明宗及今上厚恩為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况  
降敵乎今援兵旦暮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勢窮  
諸軍斬我出降未為晚也光遠曰審琦欲斬敬達  
審琦未忍高行周知光遠欲圖敬達常引壯騎尾  
而衛之敬達不知其故謂人曰行周每踵余後何  
意也行周乃不敢隨之諸將曰集光遠斬敬達首  
帥諸將降於契丹契丹主嘉敬達之忠命收葬而  
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為人臣當效敬達  
也馬軍都指揮使康思立憤惋而死晉主以晉安  
已降遣使諭諸州代州刺史張朗斬其使  
呂琦奉詔勞軍至忻州遇晉使亦斬之

**發明**

張敬達盡忠而死何以不書死之蓋書光  
遠殺敬達已足以見光遠之罪雖不書死



之而敬達之不可殺明矣况敬達書爵自足以見其不失職守之意而死節亦固在其中矣

晉以趙瑩桑維翰同平章事

契丹主謂晉主曰桑維翰盡忠於汝宜以為相故有是命

契丹以晉主南下破唐兵于團拓唐主還河陽趙德鈞降契丹

晉主與契丹主將引兵而南欲留一子守河東契丹主令晉主盡出諸子自擇之晉主兄子重貴父敬儒早卒晉主養以為子貌類晉主而短小契丹主指之曰此大日者可也乃以重貴為北京留守以契丹將高謨翰為前鋒與降卒皆進至團拓與唐兵戰趙德鈞趙延壽先遁諸將繼之士卒大潰死者萬計劉延朗劉在明至懷州唐主始知晉主即位楊光遠降眾議車駕宜幸魏州唐主召李崧

謀之薛文遇不知而繼至唐主怒變色崧躡文遇足文遇乃去唐主曰我見此物肉顛適幾欲抽佩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淺謀誤國刺之益醜崧因勸唐主南還唐主從之洛陽大震居人逃竄門者請禁之河南尹雍王重美曰國家多難未能為石姓主又禁其求生徒增惡名耳不若聽其自便乃出令任從所適眾心差安唐主還至河陽命諸將分守南北城晉主與契丹主至潞州趙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契丹主鎖之送歸國德鈞見述律太后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為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未為天子何妄語邪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為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為人臣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為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踰年而卒張礪與延壽俱入契丹契丹主復以為翰林學士

**書法**

以晉主何中國也中國之盛也書章雲  
擊吐谷渾大業皇帝而為契丹所以綱目所  
之及其衰也號晉皇帝而為契丹所以綱目所  
深悲也降未行而書者德鈞於  
是可以魂死矣書所以垂戒也  
**發明** 以者不以者也敬瑭為契丹所立亦既書  
命夷狄進退皆出於契丹耳敬瑭冒利無耻不  
足道也中國不競而使夷狄主之是則可哀也  
已故特筆以志之

**晉主發潞州契丹北還**

晉主將發上黨契丹主舉酒屬之曰我若南向河  
南之人必大驚駭汝宜自引漢兵南下我令太相  
溫將五千騎衛送汝至河梁余且留此俟汝音聞  
有急則下山救汝若洛陽既定吾即北返矣因泣

別曰世世子孫勿相忘又曰劉知遠趙  
瑩系維翰皆創業功臣無大故勿棄也  
**集覽** 大槪  
冊之  
將名

**唐晉州軍亂逐守將高漢筠**

初唐主遣將軍高漢筠守晉州至是副使田承肇  
帥眾攻之漢筠開門延入從容謂曰僕與公俱受  
朝寄何相迫如此承肇曰欲奉公為節度使漢筠  
曰僕老矣義不為亂者死生惟公所處承肇目左  
右欲殺之軍士投刃於地曰高金吾累朝  
宿德柰何害之承肇乃聽漢筠歸洛陽

**唐主還洛陽**

符彥饒張彥瑒言於唐主曰今胡兵大下河水復  
淺人心已離此不可守唐主命河陽節度使董從  
簡與趙州刺史劉在明守河陽南城  
遂斷浮梁歸洛陽殺李贇華於其第

晉主至河陽節度使長從簡迎降

從簡迎降  
舟楫已具

**書法**

降未有書迎音書

**發明**

自河東拒命唐人習於迎降而不耻故揚

從簡迎降則唐主誰與守哉從簡既降猶以節

度使書之者所以著其據有藩鎮力足拒敵而

唐主從珂自焚死晉主入洛陽

**考證**

死當作殂○謹按凡例曰凡無

統之帝曰殂唐主從珂在位三年雖以篡得國然無

統之主未有以正立者則皆以殂書故當曰自焚殂

唐主議復向河陽將校皆已飛狀迎晉主晉主慮

唐主西奔遣契丹于死池池唐主與曹太后劉

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携傳國寶登玄武樓

自焚皇后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露

居他日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王淑

妃與許王從益匿於毬場獲免是日晚晉主入洛

陽唐兵皆解甲待罪晉主命劉知遠部署京城知

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丹於天宮寺城中肅然無

敢犯令初判三司張延朗不欲河東多蓄積凡財

賦應留使之外盡收取之晉主以是恨之收付御

史臺劉廷皓匿於龍門數日自經死劉延朗將奔

**書法**

孝平皇后書自焚崩從珂書唐主則書殂

可矣中國所以異於夷貊者以存君臣也君而

弑矣則與夷貊奚辨哉故因其自焚而書死以

從珂有罪則苟為不書誅敬瑄之事非義舉也

**集覽**

留使注見唐憲宗元和三年

新安得而誅之

十二月晉追廢唐主從珂為庶人以馮道同平章事

**書法**唐追廢朱溫父子書姓書名此其書唐主

何不予敬瑄之廢之也從珂雖慕敬瑄

晉以張希崇為朔方節度使

初朔方節度使張希崇為政有威信民夷愛之興

屯田以省漕運徙為靜難節度使至是晉主與契

丹修好恐其復取靈武復以希崇鎮朔方

晉以周瓌為三司使不拜瓌辭曰臣自知才不稱職寧以

唐安遠節度使盧文進奔吳

文進聞晉主為契丹所立棄鎮奔吳所

**書法**文進於是三書奔矣此其書何譏也文進

皆仕契丹而逃之於是聞契丹以晉主南

下棄鎮奔吳則安知其非懼禍也然則何以書

而綱曰予之則其必歸也必不書奔矣三書曰奔皆以著其有所避也

**發明**是特唐已滅矣而猶係之唐者明其耻事

高麗擊破新羅百濟

高麗主建用兵擊破新羅百濟於是東夷諸國皆附之有二京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



